

清高不易

周楞伽

我始終認爲論人之道，不宜過奇，尤其是當喪亂之世更應該略跡原心，祇須心無作於天地，便不必問他會否同流合污。因爲喪亂之世，生活不易，守節極難，況且人是不免要受環境支配的，置身在濁濁的環境之中，要想卓然獨立，自命清高，更不是容易的事，若過執誅心之論，則斯世恐將無一完人。

當然，如若有人身處濁濁之境，却能用污泥而不染，斷蓋書粥，安貧守志，皎然若明月清風，這樣清高的人物，在濁世中委實是不可多得的，我自然是欽佩之不遑，那裏敢有什麼話說。不過事實上，這種人恐怕像鳳凰麟角似的，極不容易見到的吧。

我以爲清高之難，不難於個人之操守自持，不肯俯仰阿世，而難於不爲環境所左右。環境實在是個最可惡的東西，你要清高，牠偏不許你清高，夷齊隱居首

陽，恥食周粟，要算是最清高不過的了。然而苛論起來，他們所履踐的又何嘗不是周朝的土地。古往今來，正不知有多少自命清高的才智之士，以清高取禍，以清高受辱的。清高取禍的例子，可以把「今古奇觀」裏詩酒傲公候的盧太學爲代表，清高受辱的例子，更是與不勝舉，大家都知道的明代大書家沈石田，他就曾以清高受辱，據明史隱逸類沈周本傳裏說他：

「晚在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工繪屏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書游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書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親，鈔書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過應曰：「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贖乎？」守益愕，復獲

臚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詢左右，乃畫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

這位徵沈石田畫壁的郡守，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看他倉皇問吳侍郎「沈先生何人」，以及後來向沈石田再拜引咎，甚至爲了要向他表示親近，不惜像叫化子一樣的向他討飯吃，那一種狼狽周章的形狀，使我們今日之下讀之，還宛然如在目前，而沈石田的「往役義也，謁書有游不更辱乎？」這兩句話，也說得非常灑脫自然，很足以顯出他的高雅氣度，他情願不聲不響的去給郡守畫壁，却不願意謁書游以自免，因爲一謁書游，就不免成爲白圭之玷，不復能顯出自身的清高了。其實以他那時的身價，只要肯降格一謁書游之門，要免這一些賤役，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一謁書游，就難免不被他們交相傳說，弄得口說無憑，實在倒不如不聲不響的去畫壁的好，反正畫完就走，並沒有人認識自己，而清高却可以保全了。這打實確實是很好的。不過沈石田那樣的清高，匿跡惟恐不深，結果仍不免受辱，被召去就畫壁的賤役，由此也可見在濁濁的環境中，一個人要想清高是極不易了。

和這無獨有偶的清高受辱的，還有唐代畫家關立本的一則故事，據唐書關立本本傳裏說：

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敕賜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關立本時已爲王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而趨緣情，染翰顯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斯役之務，辱莫大也。汝宜深誠，勿習此末技。」立本爲性所好，欲罷而不能。」

關立本的志趣自然是很清高的，觀誠子的一番說話，和顏氏家訓裏所說的那個要教兒子彈琵琶學鮮卑語那侍公卿貴人的北朝士大夫，正所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然而他因爲性之所好，欲罷不能，結果便不能不以清高受辱，躬斯役之務，當他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的時候，不但他自己瞻望座賓，要不勝愧

，就是千載之後的我們，代他設身處地的想想，也不免要覺得非常難堪。雖然後來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裏，曾挺身代辯其非，但我以爲關立本若非身歷其境，決不會無緣無故的那樣諄諄講誠兒子，甚至不願他介紹自己的箕裘。所以我們只應該惋惜他的以清高受辱，代他辯護，大可不必。

清高在承平之時，已很覺不易，處喪亂之世，更加困難，所以如若不問環境如何，一味只知道責人以清高，我總覺得未免有些不仁。試問：一個人在將要餓死的時候，你能責他以清高嗎？又如一個婦女不幸被強暴脅迫而失身，你能責他不貞嗎？是故論人之道，絕對不宜過苛，倘若一定要深文周內，那就不免要如馮班所說「其罪在不仁了」。

官氣、洋氣、俗氣

徐白

在五百萬上海人中，統括起來，可分三種氣概：官氣，洋氣，俗氣。

中國是個多官之國，自戰事發生以來，「官」的產量繼續增加，差不多要超過「民」以上。做官必須有官架，官架者，亦即氣概也。做官而不擺出官架子，結果必失其威嚴，無人懼怕矣。所以做官的人，到處總得打官腔：「不准，」「撤職，」「撤辦，」「等等的調兒，隨時隨地擲送着

，做小民的，可不問青紅皂白，只要唯唯稱是，就算從稱職。你去見他，他會吩咐僕人對你說：「不在家，」「剛出去，」「未起來，」「沒有空，」「明天來，」一類的話，叫你再三碰釘子，使你見他的勇氣，至少打個對折。如果你對他有些什麼不順眼的地方，那他很容易地可以將你一把抓進衙門裏，管管衙門風味，判你一個違抗法令的罪名，大則罰款，小則打耳光。他的那

種醜態乎不可一世的氣概，足足使你避之如蛇蝎。

官氣盛，洋氣更盛。雖然目下上海已少見洋人，然而洋氣卻依然存在。此地所指的洋氣，當然是指中國的同胞而言。據說洋氣十足，是到處可以佔便宜的。穿了掛子被門警拒絕，不許上電梯的大學教授，一旦改着西服，便通行無阻。在電梯中對本國人操着流利的英語，可以獲得賣票的禮券，眼睛地開門來。但是，這股洋氣，只限于用在本國人面前，假使碰到洋鬼子，不妨低頭順從，做出搖尾乞憐的態度，表示遵守禮貌。爲了這，剃頭阿二，皮匠阿三，也都學上了幾句洋派英語，穿上一套馬夫穿的破西服，冒充洋種，到處想佔便宜。在二十世紀時代，一個人如果不穿洋服，不說英語，無疑的，是個時代落伍者。

友

文

人亡物在

時常有人對着年代久遠的物件，想到生命的飄忽，不若物的永恆，于是內心就有種震動，廢然吐出「人亡物在」的嘆息。

每當這寂寞與理想的狀態下，最易想起沙士比亞的勝利那首詩：「愛君何忍留君憶？憶時徒悲死別離！」這斷斷句，言短意長，與其多愁多病的生，毋寧無憂無慮地死，還不是可欣幸的休閒。

至於說到俗氣，更令人贊嘆不置了。俗氣的人，大都是商場市儈，執拗子弟和一般打扮得不倫不類，被稱爲「十三點」的舞女在那些俗不可耐的面孔上，加了一副金牙齒，粗糙如柴的手指上，戴着幾隻金戒指。逢人就開口大笑，伸出手來評道理。誇張着他們怎樣白手成家，怎樣做了成功的商人。穿上一套不配身的龍袍，而自稱是皇帝。說話就等於教訓，不管人家的知識高過他們的數倍，他們照樣出賣葫蘆中神祕的奇藥。他們有的是錢，錢是惟一的方法寶。仗着錢的力量，他們向人宣傳醜惡而又無法掩沒的事實。他們沒有煩惱，沒有憂慮，天天全過着極其適安逸的生活。

官氣叫人憤，洋氣令人感，俗氣使人嘔。幸而上海人的氣量大，對於這些閒氣，也覺習慣，不足爲異了。

蒙 謨

或者，我們很可以從一本保留數十年的手冊，一柄使用二十年的洋傘，一罐貯藏十年的炒米，緊抓住感傷的源泉。人生何其脆弱？際此兵荒馬亂之時，一條命，豈比不上一杯清水草。

人類總隨着不斷的狂流去追求生的出路，理想一受物理的限制，便陷于恐怖狀態進展，處此環境，過去現實的回憶，祇屬心理上已定的陳跡，將來的憧憬，也

不過生物的幻夢而已，當前進理想滅滅仍剩餘燼，使人迫溯物質損失的價值而產生了恨，重新賦予求生的意義。

死是宇宙的重心 恨是求生的工具

其實，人生總帶着恨，和把恨的存在根本推翻的怨，這已是受了空前激刺所理了。

誰也難想當時的慰安持續行程，並不能阻止內心的失望或怨的爆發，有些人一旦滅絕着求和奢望，便得不到一切，可能發狂的自殺征戰。

生和死是人類本身兩個最大的問題，想到怎樣生便想到怎樣死！生的進展是物質的協調，惡心的活動；死的解決是精神的歸宿，良心的表現。

古往今來，誰無死亡？而芸芸衆生雖無時無刻不在求生，日後依自然律的演化盡在入死。所謂欲自己生存，便是侵蝕他人同時亦在損自己，維持生活即破壞生活，而生者病更難維持生活的必然結果，據此論述，我不應怕死，却應怕難以應付的病患。

佛經說：「諸行無常。」青春不能長留，歡笑決難常佳，這是人生變化的基本定理，大千世界既離間無常，花草山河亦在變易，絕無暫時性的萬物，人生祇是痛苦，生活祇是不斷的苦境，人與萬物的流變比何的差別。

世界上儘有不少人焦灼渴求不死樂，也有許多人無意樂生還

行自殺，這都有「過」與「不及」之偏激的弊病。須知，「人亡物未必在」，天地間儘是生命之

生的意志

非 石

最近物價狂漲聲中，和一位職業界的朋友，談起生活問題。他劈頭第一句就說：「物價漲得這樣貴，這樣沒有止境，想想往後的日子，怎麼得了？人真愛自殺！」

當時，我深深地同他的憂憤，對於往後的生活，也着實覺得可怕，但是我不贊成他的結論「自殺」，我告訴他：「自殺」不是解決的辦法，還是活下去罷！

「還是活下去罷」這句話，我是不加思索地衝出口來的，誠然，對於這充滿着憂患的生活，究竟還有什麼可留戀的，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但好像有一股力量，支持着活下去，大概是貪生怕死罷。過後仔細想想，其實又並不盡然。

大凡富人命好，活得好，死了也有威風，始終不失爲一個「好福氣」的人。相反的，窮人命壞，活者既是受罪，死了便萬事全休，不會比一隻狗的死發生較大的影響，故同一「死」也，便有「貴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別。換句話說，前者活着舒服，死了也舒服；後者活着固然苦，死了更苦。但蝴蝶而且偷生，困獸猶圖搏鬥，人自然舍死而取生。何況瓦片尚有翻身之日，即使

目前的生是怎樣的痛苦，但一息尚存，與環境的鬥爭也不會中斷，向上的希望，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呢！因此，俗語說的「好死不如惡活」，實際上就成爲芸芸衆生的生命哲學了。

真的，在這個苦難的人世間，每個人都傍着生命的懸崖，要想活，尤其要想活得好，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死則反是，天災可以死，人禍可以死，憂患煎煎可以死，還用自殺嗎？死神已經張大了吃人的血口在等候你了！可是惟其如此，偏偏有無量數的人還想活，還願意「惡活」，那怕是淪爲乞丐，難民，殘廢，貧病交迫，乃至監獄中處無期徒刑的囚徒，他們雖然對現實絕望，但決不放棄將來的希望；他們寧可忍受「非人」的生活，却不願毀滅「人」的生命，直到上帝奪去了他的最後一口氣爲止。

這些無量數的人，不會喊「苦悶」，也很少尋「短見」，擺在他們眼前的出路，不是消極的「自殺」而是積極的求生。這不是詩人筆底下的「生之留戀」，而是硬繃繃的生之意志的表現。

有人奇怪在這「亂世人命輕」的時代，爲什麼許多度着非人生活的「人」，竟然還不肯死，還不死光，理由是很簡單的。



(上)

錢翔乙

近來物價暴漲，已形成了社會最嚴重的當前問題，全國人士，除了若干追求暴利的商人外，莫不集中其全部精神，注視着政府抑平物價的對策，就是盟邦朝野，對我國物價之動盪不定，也莫不寄予極大的關心。因為在同一國際集團間，假使其中有一個國家金融不能安定，國民生活陷於倒懸，波動所及，足以使其他各國也連帶受其影響，在平時固然是這樣，在戰爭時期其影響自然更爲重大。

我國是東亞軸心國中堅之一，是對英美宣戰國家之一，我國的社會如果因物價的威脅而不能安定，試問將以何術去加強戰力，如何再能發揮力量，以協助大東亞戰爭？因爲大部分人民，處此生活重壓之下，求生尚且不遑，更何來餘力和餘暇，以從事於未來的要求。固然前途的光明，需要努力去爭取，可是現實的痛苦，却把人民的勇氣摧殘了，「從遠處着眼，從近處着手。」我們的目標，是在爭取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我們達到目標所採取的途徑，却應該對於現實的民生問題，獲取一條解決之道，而對於民生最密切的物價，更應極力加以抑平。

在每一次物價高漲的期間，當局總會發出一種抑平物價的對策，然而事實告訴我們，每一個對策，他的效果總很微薄，現在又逢物價暴漲期間，如沒有迅速，有效，嚴厲的處置，他的後果真是不堪設想。這並不是筆者危詞聳聽，許多人在高喊着物價已狂漲至頂峯，但是以筆者的觀察，現在物價的上漲，不過僅僅是一個起步而已。未來物價的怒潮，如果當局沒有最適當的措置，像急雨狂風的捲來，不是沒有可能性的。心所謂危，不敢不言，爰擬就抑平物價治本治標的方策，是否對症下藥，敬希關心現在物價的邦人君子，有以匡正。

本來，要抑平物價，與其揚湯止沸，曷若釜底抽薪，枝枝節節地去治標，不若快刀斷麻的去治本，如能正本清源，剷除了一切物價上漲的因素，物價自然會不平自平。然而在此物價高漲已形成了社會嚴重問題的今日，似也有應用「急則治標」的方法之必要，俾能標本兼治，雙方並進，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茲將治本與治標，縷述如下，惟以篇幅關係，僅述其大綱而已。

(甲) 治本

一、物價中止令 在商人惟利是圖的今日，要遏止物價的上漲，已非採取普

通的方法所能收效，必須運用強本的政治力，更濟以嚴峻罰則，以強迫物價平定，以寒拾價奸商之胆，政府當局如有抑平物價的決心，應即發表「物價緊急中止令」，規定各種物價，一律以某月某日之價爲固定的價格，以後非再經政府命令，對於固定價格，不得有絲毫的變更。並規定買賣雙方，違反固定價出售或收買者，處以擾亂戰時金融罪。

二、收縮通貨 通貨發行額，超過了流通的需要額，會刺激物價上漲，需要通貨的數字也愈多，這是一種惡性的循環，貨物持有者譴責通貨膨脹，發行通貨的負責者却認爲通貨的發行額尚沒有達到飽和點。他們的理由誰是誰非，或者都是，或者都非，稍具常識更體驗事實者，都能判斷。不過長此循環，物價固然會漲的漫無止境，通貨發行額，也決沒有達到飽和點的一天，要避免惡性的循環，惟有收縮通貨，緊縮至最低限度，使貨物上漲，失去其藉口之一。

三、革新統制制度 統制制度，在我國既屬創舉，而統制的機關既不完整，統制的人才又異常缺乏，以致統制在我國行之數年，非但未能收獲預期的效果，而且幾乎成了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病態。推原其故，實在是因統制的制度之臻健全。欲求獲得統制的功效，統制機關須先一元化，否則政出多門，有令人莫知適從之感。管理必須求其集中，統制應普及全面。因爲各種的物價，是具有相當的聯繫性的。如果甲種物品受了統制，而乙種物品未受統制時，因乙種物品價格的動盪，會影響於甲種物品的逃

避統制，所以必需品固當統制，次要品也應加以統制，庶可免去偏枯之弊。茲將統制機關組織系統，列表如下，並略加說明，以資參攷。

物品統制委員會

- 秘書處
- 事務處
- 設計室
- 米穀組
- 粉麥組
- 火柴皂燭組
- 油鹽糖組
- 皮革組
- 奢侈品組

統制事宜以物品統制委員會爲最高機關，受行政院管轄，其正副主席委員，由國府特派，委員則爲各處各組主任，並參以有聲望之人士，各組的組成，凡性質用途相近的物品，均列入一組內。這樣管理集中，機構之運用當能靈活，而統制的範圍，也具有彈性，較之疊屋架床的組織，亦簡潔多多，統制如能完善，物價的管理自較容易了。

四、提倡物物交換 我國古時人民交易，本來是「以有易無」的，漸漸的因爲人事日繁，所以把物物交換制改變而以貨幣作爲中介。在實際上，貨幣與物品的交換價格，本來是沒有一定的標準，不過是隨着人們心理上的變化而發生高下。近來人們的心理，眩惑於數字的增多，以致每一物品，必須以大量的貨幣去交換，人民的心理愈錯誤，物品與貨幣的交換數也將愈增。其實，假定

是一斗米可以換十斤猪肉，在一斗米可以賣一塊錢的時候，固然能夠換十斤猪肉，在一斗米可以賣一千塊甚至一萬塊錢時也不過能換十斤猪肉。物品與貨幣交換的數量有時會發生極大的變化，然而物品與物品的交換卻是異常穩定的。所以筆者認為與其使無知的愚民永遠迷戀於貨幣的數字，不如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提倡物物交換制，而且更可以減少通貨的流出。

五、推行多面官賣制 自古以來，我國實行官賣的祇有食鹽，數千年來，雖然有時因人事的不藏，致發生流弊，然而這種制度，實在是足以取法的。現在是非常時期，政府施政，亦應採取非常措施，以適應戰時環境。所以筆者認為推行官賣制度，實為平抑物價根本辦法之一。舉凡民生日用上的必需品，一律禁止自由賣買，由政府設立專局，向出產地或該業商全面收買，再由政府指定若干商店專賣。這樣免去商人輾轉營利，而必需品因政府之專賣，也可以穩定於合理的價格。

六、取締非法利潤 現在物品價格的暴漲，其原因固屬不止一端，而商人互相抬價，以爭取非法利潤，這實在是使物價加緊混亂的一大原因。戰時國家金融，因一部分商人不法攪亂，致受到相當影響，所以爭取非法利潤的奸商，實為國家民族的大罪人，政府應運用其政治力，嚴訂利潤限度，逾此項限度買賣，同科其應得的罪，使峻法當前，商人雖有圖取非法利潤之心，而有所戒懼。至各項罰則，當另於附則中述之。

七、獎勵生產 戰爭時期因為受交通的影響，加以一部分人力，急急從事於製造軍需用品，於是就呈露出物資缺乏，民需用品的生產率比例地減縮，而形不成不應求，物價因之上升，要矯正此項缺點，最要之圖就在於加強生產。所以國民政府當局，在今歲元旦宣布本年施政要綱時，即把「增加生產」列為三大要政之一。可是今歲的時日，已所餘無幾，而增加生產的成績，究竟完成了幾分之幾，這一個答案，說出來恐怕有些慚愧吧。假使有正確的統計，也許增產的效能一見，減產的事實即出現了。那麼政府機關，社會人士勸業了一年的增產，何以結果適得其反呢？第一個原因，是鄉村的治安未能確立，直接負生產責任的農民，一部分已離開了農村，致田園荒蕪，地不能盡其利，第二個原因，農村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各種不應由農村負擔的供應，却都壓在農民身上，竭澤而漁，以致農民一年辛苦的收入，不足應付其非常的支出。如有出路者，情願離去農村，別求生路。第三個原因，人們爭相追求暴利，競欲不勞而獲，於是本來男耕女織的人們，改營商業，而形成戰時畸形的「單穀」，致減少了農村生活的力量。第四個原因，原料缺乏，工廠電力受到限制，欲製造成一種商品，既乏原料，又缺電力，以致生產滯遲。其他的原因尚有多端，限於篇幅，未及詳述。欲矯正減產，達到增產之目的，必須掃除增產當前的阻礙，同時訂定獎勵生產規程。凡超過上月或上年之生產率，政府應加以獎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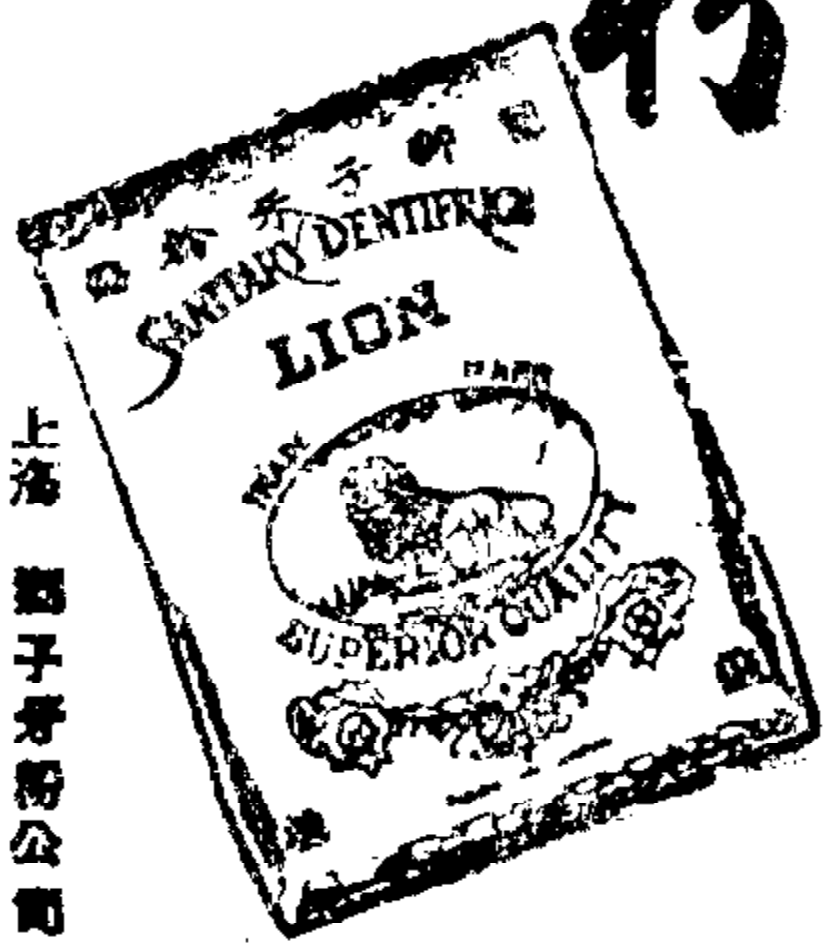
對農民技術上之指導，農本的薄利貸與，都市工廠的增給電力，原料的支配，這都與生產有聯繫關係的。生產能夠增加，供應平衡，奸商即欲再抬物價，也失去其上漲的因素了。

八、貨暢其流 長江流域，素稱漁米之鄉，物產富饒。退一步說，在長江下游一帶，即使工業原料稍感缺乏，食的問題，決不至發生嚴重的現象。然而，在目前，不論何物，都畸形的上漲，而且在外表上看來，似乎每一物品，都是缺乏，其原因，在於貨物未能暢其流，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固不必說，在水陸交通發達的長江下游，竟也曾如此，這完全是由於

人為的。據十月廿二日新申報廣瀨庫太郎氏所發表的「物價問題隨感」一文，謂同樣一斤猪肉，在揚州城外為四十元，城內為六十元，到了鎮江需一百元，至常州需一百二十元，抵無錫需一百六十元，在蘇州需二百四十元，及至到達上海，竟要買到二百八十元（按之實際上海猪肉每斤已為三百三十元）再說米，在崑山和吳江的農村，每石僅售四千元左右，一到蘇州，竟跳起一倍，每石要八千，到上海，每石即又要高起兩倍。上海一斤的肉價，為什麼要比揚州城外高起七倍多，上海一石的米價，為什麼要比崑山吳江的農村高起五六倍？揚州和上海的距離究有多

少？崑山吳江的農村和上海又距離多遠？二地的物價，竟會呈着這樣不平衡的現象，這現象，民國卅年來有沒有發生過？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種現象發生過多少次？尤其是以交通發達的現代，以交通便利的長江下游，這非但是目前民生的威脅，而且將為中國歷史上最的污點。欲矯正此弊，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使貨暢其流，欲貨暢其流，水陸運輸機構，有加以強化的必要，而潛在農村的虎狼之輩，更應先行肅清，交通能暢達，以貨物有餘之區補不足之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天津小什字街

區，生產者既受其惠，消費者亦得其益，而各地的物價，也能回復於平衡，刺激物價上升的因素，也會漸次的減少。

九、管理都市游資 因為戰後農村的治安尚未恢復，於是鄰近上海各地的富有者，不能安居故土，挾其資金，羣向都市集中。他們深怕坐吃山空，乃利用其資金，作投機囤積的資本，愈積而數量愈巨，致物價受其動盪，乃至影響於整個金融界。故欲求金融安定，物價抑平，必先減少都市的游資，使其獲得正當的出路，一時限於環境，不易將巨額之游資，疏導至適宜的區域；則可一、採取緩和處置法：對個人及商號之金融機關活期存款，提取數限至最低限度，提取日期，以每星期一次為限。這樣，可以阻止游資的活動能力；二、採取斷然處置法：個人或商號向金融機關之活期存款，一律加以「假凍結」。經過了相當時，然後再行准予每星期或每月提取若干；三、採取強迫存款法：將個人或商號存於金融機關之活期存款，自命今日起，一律轉為長期存款，由各金融機關將此項存款，代為轉解於國家銀行。前述三個游資處置法，行之或有空礙，亦未可知。然為拋磚引玉，希望經濟家對游資管理，發表最有意義的意見。

十、強化政治力 日本金融界重鎮，結城日內閣經濟顧問，於來華視察後，曾向記者發表安定物價的意見謂：「欲安定物價，應先遏止追求暴利的投機家，以剷除使經濟界發生不安狀態的因素。欲達到遏止投機家的輿風作浪，須賴強有力的政治以發動之。」結城顧問對

我國物價暴漲的原因及遏阻的方法，可謂一針見血之談。因為沒有強力的政治，甚至政令不出都門，一切良好而有效的政策，終於是無法推行的。有了強力的政治，則如臂之運指，隨心所欲了。

(乙) 治標

一、發行工作券 高物價的結果，已使每一個人民感受其威脅，尤其是薪給階級，更是焦頭爛額，苦痛莫名。每一個安分守己的工作人員，不論勞其體力的，勞其腦力的，收入幾不足以應付其本身的支出，更遑論瞻養其家室。然而誰沒有父母妻子，誰能坐視着父母妻子啼飢號寒？在這樣的環境中，欲求工作效率的增進，誠有「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之嘆。馬猶如此，而況人乎？所以在此物價高漲漫無止境之下，國家對於工作人員，實有加以優待而使之安心工作的必要，否則增加生產，增強戰力，一切皆將成為空調。要使職業界安心工作，政府實有發行「工作券」的需要。「工作券」用以代替通貨，「工作券」分十點至百點，視工作之能力，每月規定給與若干點，指定每一點可以掉換米若干，或布若干，或油若干，或麵粉或肥皂若干。舉凡一切日用之必需品，均可掉換，而其所換貨物，可由工作者視其需要而交換，不指定某一點必須交換某一物。至交換場所，由政府指定若干商店代理之。其「工作券」，則由商店向國家銀行按照規定價格易取通貨。這

樣，工作人員獲得生活保障，必能使工作效能增進，對戰力強化，也必大有裨益。

二、發行逾價券 物價的高漲，因為一般商人，競在爭取非法利潤，致發生這樣惡劣的現象。要使物價趨於穩定，必須擊破商人競利之目的，就是說，物價即使上漲，將其上漲後的利潤，不歸之於商人，則商人目的既失，自然不欲再行抬價了。要取締非法利潤，第一步就應該規定各種物品的限價，但此項限價，必須持久而嚴格遵守，一方面再由國家銀行發行逾價券，與現在的貨幣同樣流行。不過逾價券的作用，是用以償付逾限價之數。譬如規定米糧的限價是七千一石，而商人販賣時竟超過了限價需一萬五千元時，則由購買者付以依限價規定之七千元中備券外，其超過限價之八千元，則付以逾價券。同樣某種香烟限價為二十元一包，商人出賣時需三十元，則付以十元逾價券，對拒收逾價券之商人，或不付以逾價券之購買者，或商人與購買者通同作弊和相授受，則處以嚴峻的罪罰。商人所收之逾價券，每月須繳還國家銀行或指定之銀行，而給以每萬元若干之手續費，並不兌現，有意污損及毀滅逾價券者，另定補償的條例。至國家銀行因發行逾價券而收回的通貨，或用以平衡物價或撥作政治或補償工作人員之津貼。

三、規定工廠商店存貨量 許多商人，每每掛了一塊商店的牌號做幌子，實行囤積居奇的勾當，這樣，就可以避免外界的注意。所以舉凡虛設的商號，僅以躉購躉售以圖營利者，應一律禁銷，其執照，禁止其營業。然而這樣尚不足使囤積者肅清，宜更進一步，視工廠和商店每月營業額，嚴格訂定其應有存貨的數量，超過了規定的存貨量，則就作為囤積論，重則將其存貨沒收，並勒令停業，輕則將其存貨依照限價分配於其他存貨不足之商店，這樣大批囤積當能清除，物價亦必因之而降低。

以躉購躉售以圖營利者，應一律禁銷，其執照，禁止其營業。然而這樣尚不足使囤積者肅清，宜更進一步，視工廠和商店每月營業額，嚴格訂定其應有存貨的數量，超過了規定的存貨量，則就作為囤積論，重則將其存貨沒收，並勒令停業，輕則將其存貨依照限價分配於其他存貨不足之商店，這樣大批囤積當能清除，物價亦必因之而降低。

小兒良藥 榧屋奇應丸

能除小兒百病 保嬰四季平安

廠藥大屋榧 處行發國中

售均房藥各 號(五三路浦乍海上

強發 化育

票儘管開出去，但在半兒懷疑一半兒恐懼的心情下，還是不願意兌現。這一派反對民意機關是顧慮的，恐懼的，可以稱之為疑神經鬼派。

(四) 還有一派人是把民意機關估價過高的，認為這個機關如果成立，很容易和政府形成對立的形勢，將來遇事掣肘，處處干涉，政府要興辦一件事，須得民意機關的同意，要製訂一種法律，須得民意機關的通過，要借外債，發行公債，以及國家總預算，須經過民意機關的審查，甚而至於國家對外的宣戰，媾和，締結條約，也得要民意機關的慎重決定。政府如果做錯了，還要受民意機關的質問，彈劾，罷免。這樣一來，執政者就得處處受拘束，時時要小心！因此，雄才大略和不拘小節的統治人物，固然討厭民意機關，就是關茸庸和猥瑣自私的當局，聽到民意機關這四個字，也去有掩耳却走的。清末親貴用事，延緩立憲，與袁世凱之流的獨裁武夫，不惜出全力以解散國會者，其原因實即在此！所最不幸者，即時代的巨輪雖把中華民國推進了三十餘年，然而一般人不希望民意機關之健全成長的心理，則依然如故！所以，這一派人反對民意機關是戒備的防範的，可以稱之為談虎色變派。

已把五五憲章修訂完竣，但對已定期召集的國民大會，却閉口不談，這是一張無期支票；延安方面看穿了這種心理，遂日日高喊民主，要求成立各黨各派聯立政府，這雖是一張即期支票，但事實上却又無法兌現。照如此情形看起來，一般人對於民意機關還是持着藐視，冷視，漠視，歧視的態度，儘管有人在主張，有人在奔走活動，然而始終是「有行無市」，大家都在觀望！甚而至於失望！以為這樣推行下去，民意機關在中國，不是永無出頭之日嗎？

但是據筆者很淺薄的觀察，則又不然！筆者始終認為今後的中國，不欲立國於世界則已，不欲走上法治的正軌則已，否則總有掃去一切障礙，重新認識民意機關價值的一日！目前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前述四種反對派雖能延緩民意機關的立即成立，但却不能阻遏民意機關永遠不能實現，其理由何在呢？且聽我道來：

第一：像人云亦云派的主張，是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民意機關，須知民意機關就是一種代議制度，而現代的代議制度，又是以英國的巴利門為先河。其實在中世紀封建時代的歐洲各國，大都有個代表貴族和宗教領袖的議會。到了封建的經濟勢力衰退時，都會的自由平民與各地的自由地主，因對於君主貢獻課稅的關係，漸有派出代表加入會議的事實，於是這個會議團體中，便又分成貴族僧侶平民的三級代表各別會議。其主要職務，在承諾君主所提出增征賦稅案，代表是義務不是權利。如果不得三級代表的同意，不得徵收租稅，漸成爲徵稅的原則，於是後來有「不出代議士不納賦稅」的成語，到了代議制度確立以後，所有各國爲徵收租稅而召集的代議會，已漸變爲有積極的立法權的議會。到十七八世紀時代，英國巴利門，不但握有積極的立法權，並且有易置君主，改造王統，宰制行政的政治全權。到法國大革命時，召集所謂全級會議，而全級會議也和英國的巴利門一樣，由貴族僧侶平民的三階級組織而成，依照舊習慣，此三階級應各自分別會議，但此次召集時，平民代表反對三階級分別會議，要求貴族僧侶兩級代表，加入平民代表共同會議，始遭拒絕，終亦屈服，於是代表階級的全級會議，竟變爲代表國民全體的全級會議，因此，國會爲全體國民代表說，遂成爲近代代議制理論上的原則，這個原則，是由法國大革命時確定的。此後各國代議機關的組織，形式上雖多採用英國式的兩院制，但就性質上說：多數學者皆認其爲國民全體性的代議機關。由此可知民意機關之重要性，雖降至近代如德意蘇等獨裁國家，亦不能加以蔑視，仍有人民代表機關之設置。良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全國大多數之平民不能參預政治，過問政治，其國家前途，當極危險！若謂我國民智低落，程度不足，則其標準至難確定，即以盟邦日本而言，明治初年的人民，固猶是德川末年的人民，何以德川鎖國而敗？明治立憲而強？再以土耳其而論，凱末爾統治之民，固猶是蘇丹政府之民，何以土皇臨以專制而失

敗？凱氏導以憲政而復興？此足徵人民程度不夠，固有待於政府的訓練，而政府本身亦有待於民意機關之監督與訓練，二者如輔車相依，不可偏廢。若謂設置民意機關之主張，竟欲以「落伍」與「時髦」爲判斷真理之歸趨，是其對政治之常識尚不足，則筆者就不屑多所置辯了！

第二：像因噎廢食派的主張，把過去民意機關的失敗，視成民意機關的罪惡，遂認爲民意機關無復存在之價值。須知我國數千年之政治爲君主政治，求治之本，在於君明臣良，故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就是所謂「人治」。然而全知全能的偉大人物，往往曠代不獲一覩。政柄世襲制度，益增人選的困難。因此，在位之明主少，而國家之禍亂多，人治之不足恃有如此！是以補救人治之弊，惟有法治，而法治之確立，則又視民主政治爲之基礎。清末要求立憲，即爲我國法治運動之萌芽，然而三十年來號稱之中華民國，形式上好像是民主，實際上完全爲軍閥官僚黨老爺所把持，距離民主不知相去十萬八千里，其故何在？昔柏哲士有言，謂「亞細亞爲專制政治之大本營，人民慣習於保守，政治改良，不易實現。」以此徵諸我國人民過慣了數千年君主政治的壓制生活以後，一旦擺脫其枷鎖，解除其桎梏，反而手足無措，反而對於舊骸骨多所迷戀！所以儘管有政治領袖，并無政治的羣衆，其原因即在此；而過去民意機關不能健全，民主政治之不能實現，其原因亦即在此！我們認清這

一點，今後無論如何就應該把政府的組織，政權的分配行使，以及官吏代表的人選方面等，俱繫其綱要，規定於國家根本大法之中。使負責任者為賢能之人，固可特為南針，以定國家復興建設的大計，努力於各種事業的進展，即萬一主政者為中庸之材，亦可按部就班，守此成法而不敗，故法治即所以濟人治之窮，而法治基礎之能否確立，則視乎民意機關之是否健全以為斷。我們決不能因為過去民意機關之種種不滿意，遂捨棄民意機關而閉口不談，這就未免矯枉過正了！

第三：像疑神疑鬼派的主張，雖然承認民意機關的重要，但既恐怕議論紛囂，徒亂人意，又恐怕黨同伐異，頻增糾紛，不若索性沒有民意機關，反而直截痛快，暢所欲言！這種自便自私的論調，我們實在不敢苟同。昔章行嚴氏在自覽一文中說：「國家者，一種之政治組織也，舉一國之人悉籠於此組織之內，則第一條件，乃在一國之人，盡同意於其所以為組織者，縱難言盡，而必有最大多數，相安無事，國家始有平和進步之可則。最少數之不同意者，其力亦容足感動多數，使之屈服至於何度以應其需，已乃遷就至於何度以通其惑，此猶不以為可，則惟有脫其轡帶，自求所之。其故則人之處於一羣也，所有意見情感利益希望，斷難一致。若夫代議之制既興，輿論之道大立，舟車廣通，職業交錯，國中是否利害之所在，焉有遁形！誠無遁形矣！則所貴乎國家，亦在網羅此種是否利害，使之相副相切，

相和相讓，而共覓一途以安之而已。」又在調和立國論一文中說：「吾國今日政象，其為大權壟斷，一切披靡，民志抑塞，無可告語者也。果爾則惟一解決之法，正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為國憲，演為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無可疑也！」章氏在民國初元即倡為此論，而三十年來，國中人民之意見情感利益希望，未能一致也如故，其聰明才力，未能集中使用，化除畛域之見，一無詐虞也又如故，剛致當前政象，依然大權獨攬，一切披靡，民志抑塞，無可告語也！試問：誰為之？孰令致之？今後國人之意見情感利害希望聰明才力，仍然爾詐我虞，疑神疑鬼，不得一民意機關以為集中調和共同商討之地步，則國家前途，禍機之潛伏，有非筆墨所可忍言了！

第四：像談虎色變派的主張，未免視民意機關若洪水猛獸，絕對不可親近者。其實，相驚伯有，有類庸人自擾！政府與人民，意見容或相左，利權容或衝突，然而治者果能得其道，未始不能與被治者，水乳交融，情好無間，反之，則扞格不入，亦事所恆有，貴在彼此相副相切，相和相讓，共覓一致治互安之道而已！果為政者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則又何懼乎民意機關之監督，果代表民意者非至喪心病狂，亦何至於蓄意搗亂處與政府為難乎？章行嚴氏在調和立國論中又云：「凡施

行一原則而定其為適與否，觀念每由人之見解而殊。如今政府之所為，人宜以為不適者也，而彼毅然行之，是必以為最適，等一物也，人之所見相差至此，或者疑之。不知此乃所謂適者，其想境各有範圍，并非一物而呈兩象。由此勘入，合點可求！今試問政府號為適者，果適於一人及少數人之利權乎？抑適於多數人之幸福乎？又試問政府號為適者，果適於現狀之維持乎？抑適於國家之進步乎？試推政府之用心而語之：何者為多數人之幸福？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利權有妨，吾不為也；又語之：何者為國家之進步，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現狀有妨，吾不為也！如此推論，雖近滑稽，當局諸公，或且不認。此在偏激之流，將立生兩不并立之想，而自愚觀之，則方哀政府矇於政情，并深歎其自私圖存之不得其道。蓋喜保利權者，未有不兩利之術者也。苟多數人之幸福，

於焉安全，則吾之利權，決能守其相當應有之域，善全現狀者，未有不同時計及久遠者也。苟久遠之策，於焉肅求，則自通前後而合為籌，所謂現在，即為將來發軔之點，反之，舍國民福祉而專言利權，其所保存，必為潰決不可措手之日，舍未來進步而專談現態，其所支持，必有僥言不可終日之觀。是政府之所謂適，由吾人易地以觀，乃即不適之尤者也。何也？以其味於調和之理也。「章氏之言，精洪透闢，適獲我心！民國以來，當輔諸公之矇於政情以及自私自圖存之不得其道者，固比比皆是，至若舍國民福祉而專言利權，舍未來進步而專談現態者，更屬踵趾相接。今之對民意機關採取防範及戒備態度者，即屬此輩之化身，無怪有人稱這一時期的政治，為凍結政治。換言之，即一切都在停滯狀態中。那麼，我們尚有何話可說呢？從此大家就甘心願意束手待斃嗎？敢問。

上海靜安寺路九三四麥特赫斯脫大樓三樓A

山岡醫院

外科、皮膚科、性病科、痔瘻科
內科、小兒科
醫學博士 山岡浩一郎
醫學士 山岡幸三郎
電話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病用三二七二一



食人肉的習俗

內山完造

西洋文明漸漸把人類引導於殘酷者。他們的戰爭歷史可以作證明。我們東洋人在這一點必須大大的努力轉變文明的方向。可是關於東洋的事情，在「中國人」一書中，也以「食人肉的習俗」為題，寫着世間可怕的事情。茲抄寫於左：

(一)關於中國人吃人肉的習俗，桑原博士之「中國人間的食人肉風俗」(收集於東洋文明史論叢)的研究，最富有學術的價值，並且最詳細。這小篇得到牠的幫助非常的多。

(二)在中國的正史常常記載着凶饑時「人相食」的記事。到了最近民國的飢饉，也宣傳有這樣的例子。傳說在為飢餓所迫的非常時，公然吃人肉，這自太古一直傳到現在。可是如果說這不過為凶饑時迫不得已的特例，那麼或許無須當作問題來討論。其實在古典上也與後來的記錄相表裏，並不是單純的任性，這種事實的山來極久，又實行得很廣汎，我們勿甯視為一種習俗。(三)如前面稍已說過，若山水旱及其他而來的飢饉，因食料不足而使人類生存發生危險，則當然為了生存便會引起不顧一切的事情。這終於發生了一「人相食」的事情。這由漢書以下的正史，都可以知道。

(四)飢饉使人類實行這習俗，戰亂之時較天災之時更甚。

(五)這食人肉的實際情形，如上述，曾以種種形式表現，相信由此可以窺察中國人殘忍及形式上道德主義的傾向——要之，可以由此窺察中國人的性質。

所以我們可以側重於這種方向來觀察：與其將食人肉的習俗視為傳記中所述的完全個人的變態性癖，不如視為中國人普遍的習俗。這一書雖這樣下結論，但據我的觀察，吃人肉無論有怎遺的原因，其最大原因是在第三項飢饉，即人類因飢餓而生存發生危險時，始有食人肉的習俗。於是我便大大的搖着頭考慮，而獲得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足食時，便說說人類的倫理或道德，但一經陷於飢餓，遂還元於動物。如果這個結論沒有錯誤，請先考慮一下我的考察，讓我在這裏轉載刊載上海大陸新報的民國卅年七月廿九日記事，以繼續我的話。

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每日有二百餘具的遺屍，華方都認為是因事變後難民數目增加及因冬季嚴寒而凍死，夏季則因傳染病而倒斃，或將其原因轉嫁於米價高昂而生活困難以及戰火和氣候。但前同仁會華中支防疫所處長井上善十郎博士，則發表論文，警告上海市民，謂遺棄屍體是由於國民性的墮落

及指導階級的社會對策的欠隔。這是堪注目的事。據該博士的調查，遺屍並不是最近急激增加的，其數目比較事變前幾乎相同。據工部局昭和十二年(民國廿六年)十一月至同十四年三月之統計，十二年十二月中國人總死亡者七千二百九十六名，遺棄屍體四千六百八十一名，十人之中有六。四人為遺棄屍體，十三年三月為七。一人，同九年七。○人，同十二月八。二人，竟有這樣驚人的屍體遺棄情形。每月平均二千人以上的遺棄屍體，自事變前就繼續存在。由此推定遺棄屍體，並不是因為難民的增加而增加，這是明顯的事。又從醫學上的觀點來說，上海在中國國內氣候最溫和，因受海洋的影響，夏天既不熱，冬天又不冷，所以決不會有因嚴寒而凍死或全然不會有因傳染病而斃死的事。公共租界之屍體收容所善山莊，同仁輔元堂，每日派卡車赴租界內各方面收集屍體，堆積在跑馬廳傍邊的竹柵內，處置屍體。這使市民喪失對屍體的責任感，而發生一種放棄屍體街上，即有人來收拾的觀念。更從法律上來看，在中國不像日本，凡遺棄屍體者，都處以嚴重刑罰。所以家族主義思想雖在中國很強，也把父母兄弟的屍體放棄，任他人舉行重要儀式。中國民衆做這種醜惡的行爲，乃由於道德教育沒有普及的結果，道德觀念薄弱所致。中國的指導者不究明社會的本質，站在皮相的觀點上樹立社會政策，乃為根本原因。在戰爭中看見將友方屍體遺棄於戰場而敗走，這可以證明國民性的墮落。國民政府及上海市府應該訓練健全市民，使其不遺棄屍體，以消除國恥。

現在順便再讓我轉載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七月某日每日新聞的記事如下：「以為天氣已晴朗，但大雨却又不斷的

降落。在雨天以為天氣冷，但天氣又晴朗，所以炎熱得像土耳其浴堂一般，因上海最近天氣的不順，所以瘟疫到處流行，難民的患者充斥街頭巷尾。自七月至廿日之間，上海市內大小路上倒斃人命而不知道姓名的上海難民屍體，實達一千五百八十九名。以十數年來的記錄而觀，即有屍體充斥，也不足驚奇，有些屍體因放棄了半天，而發出惡臭。對於因天氣不順而犧牲者激增的處置，租界當局也頗感棘手。」

試將此次我在民國廿九年度所獲得之普善山莊的無主死屍收容數目列出，則大人八千七百二十人，小孩二萬○七百人。至三十年代其增加數目，實足驚人。即大人為八千七百○八人，小孩增至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五人。大人無主的死屍數目與前年約略相同。反之，小孩的數目約增加六千人。這可以證明小孩生活力是如何的薄弱。我對於這些無主死屍，沒有勇氣斷定如井上博士所說，是由於國民性的墮落。然而就這些多數大人男女死屍，(關於小孩死屍，當在別時討論)加以考察，其實這些並不是遺棄屍體，一部分是在市內各病院內死亡而無人領取者，其他一部分是在路傍餓死凍死的死屍。所以我將這些屍體叫做無主的死屍。這些大部分在路傍餓死，凍死，病死的屍體，一言以蔽之，就是路傍倒斃。為什麼倒斃的人如此之多呢？如考察起來，這些人前身大都是在相當有福利的家庭中長大的人，能讀能寫，但卻全然沒有體力。那是說在中國習慣上的上層階級，因天災地變戰爭和兵火而一旦將生活線顛落下來的人們即乞丐有二種。這就是其顛落組，即沒有勞動的能力，所以變成乞丐，實在

是很可憐的人。不把這些可憐的人將乞丐的境遇救出，即謂國民性的墮落，那是可以承認的。一度爲乞丐，則變成爲無主的，所以即在相互扶助相當發達的中國社會中，多少是不得已的。然而他們雖爲乞丐，他們却有恆產時的面貌，還可以在其動作中看出來。他們跟隨着屠載殘飯通過街道的飯舖子苦力前後，哀求給他們一碗飯。我看見這情形，想他們可以搶一碗飯逃走，但他們却不搶奪一口飯來吃，只管窺視。如允許其吃一碗，實如餓鬼的千載一時，應該大吃特吃，但他們的動作却很文雅。包飯送午飯晚飯時，乞丐必跟蹤而來。

然而他們決不觸及新的飯和菜。如今日上海的世情，還元於動物的世界的前夜，大體上吃剩的殘物，無論如何是他們乞丐的東西。在他們之間似乎尚有規矩。飢餓的乞丐，不會有什麼規矩的。不是無恆望者無恆心嗎？然則無論怎樣說明，我也無法說明。抱着空腹，在肉饅頭冒出了香味的櫃下的路傍，倒斃而飢餓的啼泣。爲什麼他們不搶着饅頭吃呢？爲什麼像枯木般的忍耐等待饅頭鋪子關門，得了洗鍋的汁湯而喝着呢？爲什麼他們飢餓的一團不打成一成，侵入飲食店，大吃特吃呢？

人類飢餓時，連人肉也吃的事實，自古就有記載，自民國以來，似乎也有過。這是學者所證明的。爲什麼飢餓的一羣不到處搶奪食物呢？如吃人肉那樣還元於獸類的人類，爲什麼不侵入每戶廚房去搶食物呢？爲什麼不咬肥滿婦女

的屁股和臂膊，而吃其肉呢？不，他們是空肚子，沒有力量打勝婦女。然則爲什麼他們不咬這些毫無抵抗的倒斃的屍肉，以充其空腹呢？這是因爲他們陷於極端飢餓，連自己本身也難以動彈的緣故。可是那些尚未達到這樣衰弱的少數人，很少從持有食物的人搶奪食物。能做這行爲的，是我所說的生粹組的人。我前面會說過這些凍餓而死的人，大都是能寫讀的人，他們實際上是已過着倫理道德的人類生活。其所服膺的倫理和道德縱令爲無意識，因此雖餓着肚子，也不能做。難道不是第二的天性或人間本來的面目嗎？使我寫這種事情的他們，終於成爲枯木，凍餓而變成路傍的死屍了。認定這棄屍體爲國民性墮落的評論家，究竟知道個中的實情嗎？我敢說：嗚呼！維護倫理道德的勇敢的餓死者！

我這靜靜的細看這死屍。如真正飢餓，則人類還元於動物的這一事，不過是一種學說而已。世上只有你們以死喊出「否」字。縱令在不得已的急迫的境遇，你們尚斷然在我們眼前以死描畫這一個尊貴真理，即縱令凍死爲屍身，人類始終是人類。這無言辭的諍言，無文字的文章，我們可以始終不知道嗎？尊貴的人類擁護者的路傍餓死者，凍死者，我稱讚爲以死擁護倫理和道德的人。你們才是中國國民性的精華。請你們一致使這勇者之死，這聖者之死，永遠輝耀。縱令這全然是無意識的行爲，這實在是在祭台前的光榮之死。（崇明譯）

民族與作家的悲願

「春江遺恨」

八尋不二



我們日本人有輕視中國人的習慣。但我們不要忘記：日本人所輕視的中國人，也輕視着日本人。這種互相不信任，無理解，遂構成了中日事變，以及上海事變和滿洲事變。必須加以反省的。互相殘殺的悲慘事件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反省的。互相殘殺的悲慘事件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反省的。互相殘殺的悲慘事件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反省的。

我們日本人有輕視中國人的習慣。但我們不要忘記：日本人所輕視的中國人，也輕視着日本人。這種互相不信任，無理解，遂構成了中日事變，以及上海事變和滿洲事變。必須加以反省的。互相殘殺的悲慘事件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反省的。互相殘殺的悲慘事件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反省的。

而採取爲時代的電影，其原因即在此。在「春江遺恨」的影片中，高杉晉作雖爲主角，但未必是一個高杉晉作的故事。如果高杉晉作來上海視察，則這企劃不過是一個單純的計劃而已。要之，在高杉渡航當時的上海，他和他的同志所見聞，思索及行動，對於現代的上海，以及現代的中國和現代的日本有什麼關係？在「春江遺恨」的影片中，中國方面的要角太平天國（長髮賊）的翼周，知道英美侵略的野心。覺悟國內相剋之非，保衛亞洲者只有亞洲人，日本與中國是由同文同種的相傳統統結合的兄弟。如今就是緊鑼密鼓，擊滅侵略者英美的時候，否則無法保全亞洲領土。現在已無再多的必要。所以我不能以理論來說明中日親善和同生共死。我希望新時期的友邦中國人之魂，從其深底震動起來。這真是大東亞民族之中心的日本國民一員的作嘍悲願。（影片係梅熹）

恨遺江春

(名題文日) 揚に海上は火狼

片鉅作合次首日中烈烈轟轟

共華影大映 胡岳稻(導演) 石月販 嚴呂王梅李(主演)

共同攝製 胡岳稻(導演) 石月販 嚴呂王梅李(主演)

映獻重隆日七十月 京南·海上大·明光

現代的中國文學

小竹文夫

上海的舊同文書院，曾遭遇中日事變的戰火。訪問其遺跡時，只見磚瓦及鐵材都被折去，如今只殘留着地基凹凸的昔日面影和荒草遍地的狀態。從未遷移的難民小屋，雜亂地並立着，運動場和游泳池也荒廢無痕跡可尋。稍離書院，隔中山路之鐵道線路對面的田園中，有舊光華大學的蹤跡。這裏也有西洋式的門和中國式的門，面對着道路而屹立，其外也沒有殘留着一物。一片的豆園，江南之風一吹過，則豆的綠葉都一齊騷動，頗有清涼的野趣。中華子弟奮勵的昔時，不堪回首。如果在殘廢的門上不記明光華，則不覺出大學的蹤跡。同文書院雖遷移舊交通大學而恢復，但光華大學已不在滬中了。大學盛衰之甚，可算中國為第一。中國文學不僅因戰火，即因政治的動向，也幾經變革，不斷變化。因此教授學生東奔西走，無寧日。民國創立業經三十三年，而學生生活的不安，則有增無減。

助氏曾在「古今」上敘述教員生活二十年的苦悶，由此可以窺察中國教育家的艱難生活。這裏所敘述的廈門，暨南，中山等諸大學的變遷流轉，可說完全暗示着全部學校的命運。中國新文化發祥地之北京大學歷史，其變遷的激烈，自無庸贅述。

把像大學這樣文化機關的不安定，立即認為文化全體的不安定，則未免過早。中國現代文化，無論在任何方面，都非常的不安定，這是顯明的事，個人的生活困難，姑置不論，國家的不統一予以文化的不安定，總非他國所可比擬。例如周佛海氏在最近的隨筆集「往矣集」上，就具有對於其特殊不安定的一種文人筆調。集中的一篇題為「閱盡盛衰話滄桑」。這題名大概係慨歎變幻無窮的世事，備嘗淒涼辛酸之意吧。以負國家重責之身，不得不自白四十餘歲之日，「閱盡盛衰」，這點頗值得注目。北伐，國共戰爭，和平運動，都是周氏遭遇的滄桑之變，但中

國大變却不止於此。在滄桑之變化中，最大的是國家的滅亡。近來中國文人中「話滄桑者」大都言及明末清初，其理由即在此。中日事變勃發前，曾一時再行檢討明末清初的文學，當時文人的隨筆，日記，尺牘等，讀者都喜歡看。這有兩個理由：一是因為要找出新文學的源流；一是因為明朝滅亡後，也保持漢民族精神，並診重自然愛好，懷舊，懷古的作品中包含着沈痛咏嘆的事實。第一個理由是純文學的問題，第二個理由：述及滄桑不安的態度表現。最近淪方文獻之一，也曾推薦顧炎武，黃宗羲等，以及明末清初學者的著書，這也是當國家大變，天下不安時，尋求文化生存的源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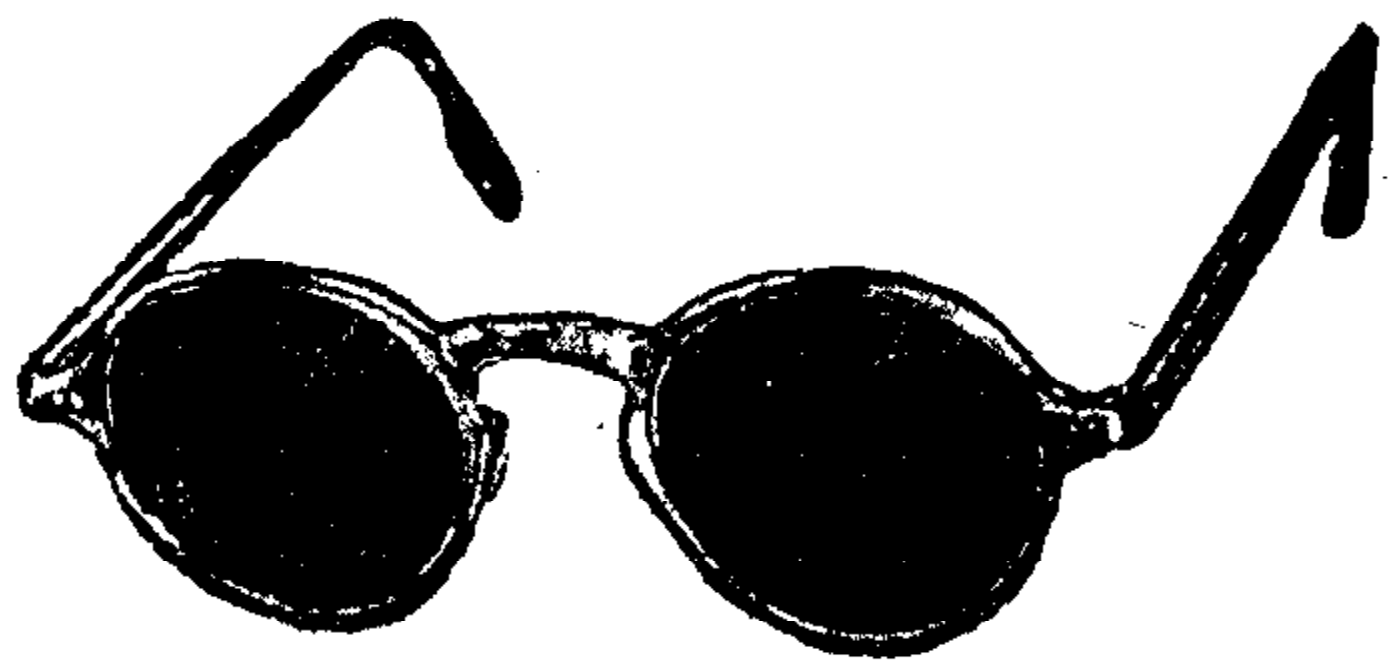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非在這動盪不安情勢下，生存下去不可。這是為生存的文化，生存方法，生存樣式的文化。這也叫做現實主義的文化。假使國民黨為中國現代的文化的中樞神經，則這神經本身似乎單為生存而生存。連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與其說具有信仰中樞之安定性，不如說具有為政治鬭爭的動力的不安定性。

然而對於現代中國文化，可以作全然不同的觀察。那就說，如離開中樞神經，觀察其筋肉骨格，就是中國文化特別不安定的議論。對於保持跳舞，音曲之舊劇的民衆的愛好心的安定性，不易搖動。又年中行事通過農地都市成為田夫野人的快樂根源，也沒有變化。為生存的文化，雖一瞬間發揮太平天國的狂暴性，但也歸化於享樂安樂的日常生活。這與其稱為文化，也許勿寧稱為非文化。然而就生存樣式的文化而言，這非文化的文化，仍足以成為問題。建造舊前法租界之整然街路，及瀟灑的房屋的法國人，其文化力固不得不令人敬服。然而在葛城內之喧擾不潔世界發育的中國人民的生存力，也是一個驚異。如果問一問：歐洲的法國文化力與東亞的中國人的非文化力，那一種能夠保持長久的生命，則中國方面將獲得勝利，那是確實。

如果把這可怕的非文明安定性計算而考察，則現代中國文化的將來，也許要退步。上海和北京的中樞神經的文化，立即再出現唐代長安之盛時，這是難以預測的。然而從地方筋骨文化之中恢復秦漢時代的剛健性，似乎有可能。

作為生存樣式，生存方法的中國文化，能夠主張為將來所謂「文化」而存在，則中樞神經的文化，必須將地方的筋骨文化作為地盤，育成真正文化力，是在那個時候。中國現代文化的命運的不安定性，在這意義上，可說是構成鑄造新文化的媒介作用。（東光譯）

精華



上海南京路281號(拋球場)電話91224

我的處世哲學

華光

七年來的戰爭，除了少數升官發財的以外，大部分的人，總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和物質上的貧乏。因為對於現實的不滿，於是乎吵架發脾氣的事，便層出不窮。這是物理學上應有的現象；心裏苦悶到無法解除的時候，是要找個對象發洩發洩的。能懂得這一點，也就心平氣和了。

有一次，在電車中，我問一位賣票的，×路到了沒有，他裝作不聽見，等我再問時，他便回過頭來，露出一面孔的殺氣，頸上漲紅了筋脈，嘴上噴射着白沫，突出雙牛眼睛，用挑戰的行爲對着我：「不認得路別趁電車。」因為那是一個晚上，我一時看不清站頭，才有這樣的報應，假使我那時也發點脾氣，保險雙方會動武起來，但我不跟他爭辯，只恨自己長兩隻夜眼。我知道他今天油水揩得不足，說不定他的妻兒還在床上餓肚子，等他的錢買柴買米，想到這裏，我反可憐他了。

又有一次，又是在電車裏，我付了錢向賣票的要票子，他居然理直氣壯地指着我：「三塊錢還要什麼票子？」當時我想盤問他：「你不是要六塊錢？車票的定價多少？你揩油還要這樣無禮？」

「一大半的反駁的理由，從心田湧上了舌尖，然而我始終沒有說出口，不然，小則爭吵，大則打架，總免是難免的。因此我反而打趣地問他：「朋友，票子有沒有，豈沒關係，你何必如此發怒？」他被我這樣一說，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然票子始終沒有給我，可是他的怒氣也消退了，我難道真的怕他嗎？不，我是愛護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在這米價高漲的今日，實在不犯着同人作無爲的爭辯，即便贏了，也不過取得一張車票而已，故我始終抱着以可憐爲出發點的態度，緩和緊張的空氣。

又有一次，仍舊在電車裏，一位武裝同志，上來向我抄靶子。我因身上毫無違法的東西，便處之泰然，讓他嚴密地搜查一番。他似乎大失所望。固然是從頭等車廂走往三等車廂去了，但他卻隱在一隅，斜着身子偷望我的舉動。我擦起眼角，發覺那位武裝同志仍在注意我，心裏有點志志不安的因爲摸不着頭腦，依然不當一回事，只是黃肅地坐着，也許我的身子是筆挺的，我自己卻無從知道。怎曉得，他始終不滿意，對我看得不順眼，先則偷望我，繼則索性向前進一步，與我站在對立的位置。其餘全車的人都有點好奇望望武裝同志，再轉過眼來望望我，始終猜不出葫蘆裏有什麼藥。空氣的緊張，可謂已達到沸點。我只覺得我的呼吸有些急促，似乎有塊大石壓在我的胸膛，我知道我沒有犯法，他也搜不出我的證據，然而彼此都有動武的可能。爲排除這尷尬的局面，就在這千鈞一髮之秋，我從座位站了起來，先向那位武裝同志行一鞠躬禮，然後對他表示一種從容不迫的態度，末了，我開口道：「先生貴姓？我們彷彿是在什麼地方見過面的，否則，不致於這樣熟識吧。」記得我說這句話時，是帶着笑臉的，口氣是幽默的，他一聽頓時

那張猙獰怒目的面上，也不禁爲之哈哈一笑。於是雨過天青，他才感到十二分的滿意，匆匆下車，我的胸膈的大石，也就同時移去，假使我板着面，用呵斥的口氣，問他：「你看了我幹嗎？」說不定，無妄之災叮落到我頭上的可能。我覺得這是消除人家對自己懷疑的方法，那位武裝同志爲什麼盯視我，直至如今，我還無從猜測，可是我並不以爲怪，也許他正在想我發洩的對象；也許我的臉部生得不討他歡喜；也許我的服裝穿得不够稱爲「君子」，這些，都有使他懷疑的可能。王爾德說過這樣幾句話：「青年人懂得一切，中年人懷疑一切，老年人相信一切。」那位武裝同志怪哉？

我不愛爭辯，因爲我無好勝的心理。而且爭論的結果，總是面紅耳赤，有碍於脾胃的健康。不得已的時候，只好對方面作開誠佈公的討論時，感情的聲調是安靜的，也沒有面子問題，沒有自以爲是的問題，也沒有證明對方是愚人的問題，所以可使其中之一，改變他的固執的意見。它的結果只有改良，沒有鬥氣的。優勝的人，視任何事物是相對的。凡是「決不」，「絕對」，「完全」等字眼，可說是爭辯的因素，當你開始說這幾個字時，對方便無立足的地位了，因此他也要找個相當的理由來駁倒你，古希臘有兩武士，爭論一隻盾牌的，甲說一定是金製的，乙說一定是銀製的，他們爭了半天，才由別人來證明，這盾牌一面是金製的，一面是銀製的，可說大家都對，也可說大家都不對，因爲彼此只看見一面，沒有看見全面。

記得早年有個雄糾糾的武夫，用挑戰的口吻，向我板錯頭道：「你曉得豬會暴躁的人嗎？」假使我是一個性很強，性格

你簡直是癡人說夢。事實上他也正希望我有這樣的回答，可以有機會和他打架，但我巧妙地避免和他爭辯，便用另外使他料想不到的話附和他：「照一般而論，豬的確會生蛋的，不過豬生下的蛋，是否可能卵成小豬的，倒是一個問題。」——就這樣我替他開了一扇討論之門。我明知這是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問題，但仍不願意一手推倒他的自尊心，把自己視爲上帝。

愚者的問題，只有用愚者的話去回答他。

有一次，一個貪官，罵一位廉潔的職員道：「你頭腦不清楚。」那位職員立刻回答道：「不錯，我的上司，我若頭腦清楚，便不會上這裏來做事了。」這種幽默的罵人法，實在比「豈有此理，你自己才頭腦不清楚呢。」高明得多，而且雙方都無須動肝火，確是一種對於身體和精神的節約方法。

在這個充滿魘魅魍魎的人世間，我覺得「不怒」是消愁卻病的原則，「不怒」兩字談何容易？有時你不怒，人家偏要你怒，在忍無可忍時，也許你會將久長的鬱積，像破了皮球一樣，放出一股氣來，否則，你身體上的某部分，說不定會發生不良的影響。但是，你可採取另外的放氣方法，那就是：一，以可憐爲出發點；二，以可笑爲出發點。關於前者，你可養成寬宏的度量；關於後者，你可作個欣賞人生活劇的觀念。固然，弱者受人憐憫，不能憐憫人；只受人諷嘲，不能諷嘲人，以可憐與可笑爲出發點，是戰鬥的進取的，有勇氣的，從這裏面，你能體味出人家所體味不出的人生的真味。

跳出愚蠢醜惡的圈套，用你的冷靜的眼光，站在臺下觀察一切畸形的變化，你便不致再煩惱苦悶了。

濃厚

知蜜子聖

田邊藥廠



擊滅英美時期！

喂！咳嗽！

亦不可不打倒！

本劑治療咳嗽

確有獨特偉效，

1. 甘甜易服
2. 不含麻醉
3. 老幼均宜
4. 售價最廉

無論百日咳，乾咳，肺癆咳
氣管支炎，感冒咳，痰多夜
咳等且兼有預防咳嗽之效。

最新發賣

創新紀錄的賀蒙綜合大補劑

崇爾賀濟

糖衣片

女用：

滋陰發情！
健美調經！

總發售處 鹽野義大藥廠

製所 大日本 臟器研所

男用：

強力生精！
返老還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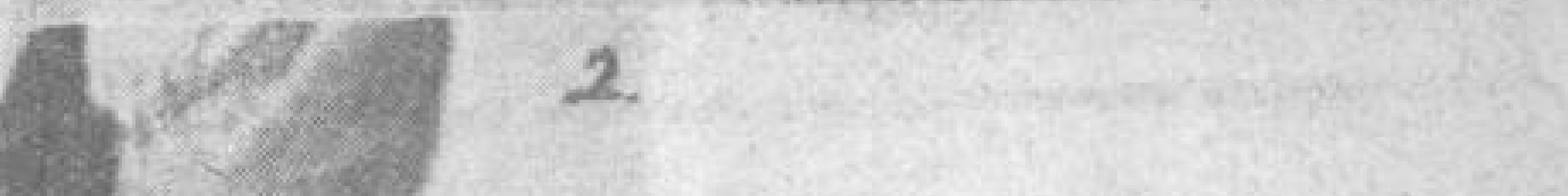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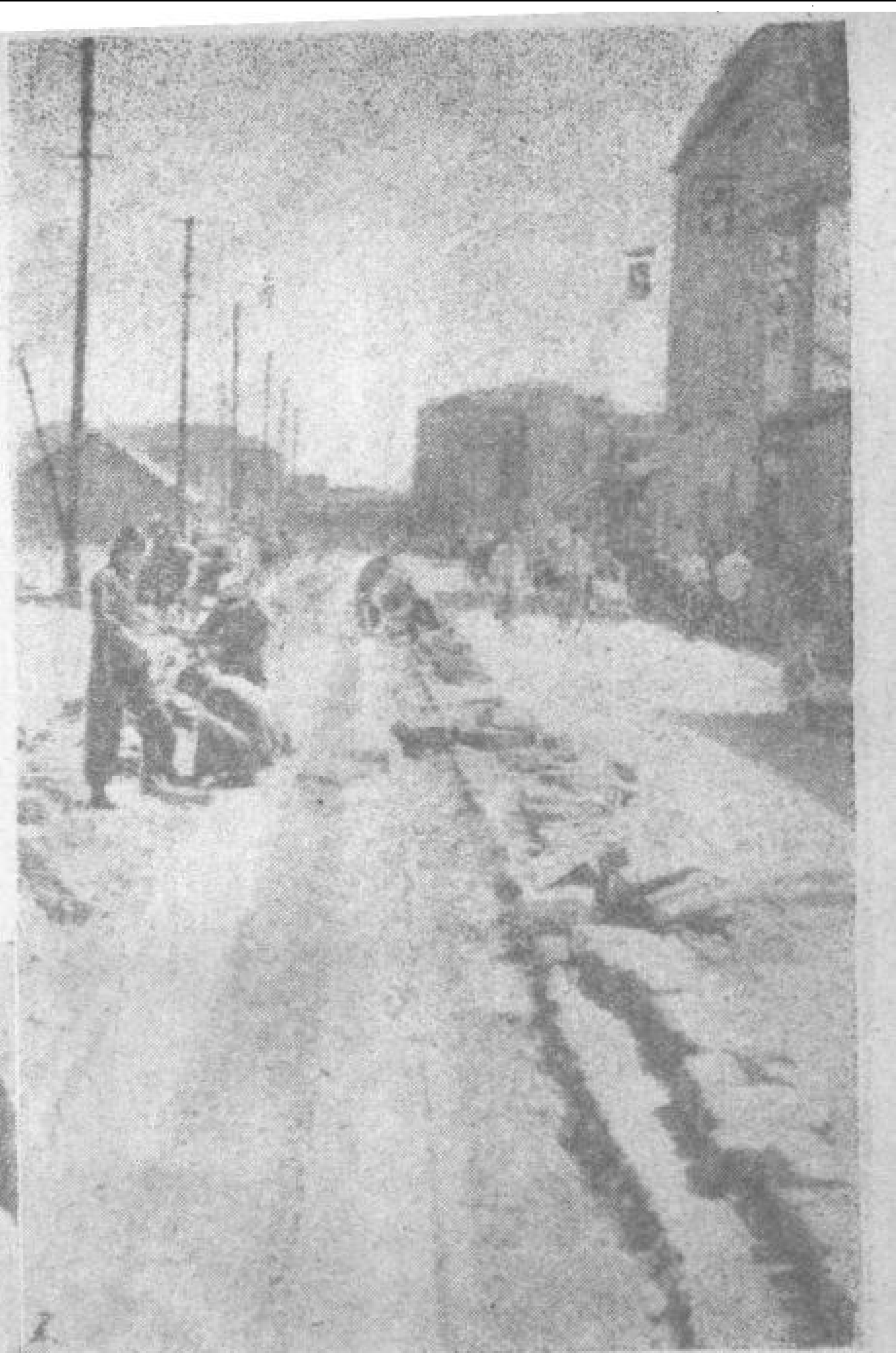


建設的另一面

圍繞了大陸的外圍，刻下正進行着粉碎敵美反攻企圖的殊死戰，而大陸的腹地，日軍亦正以渝美的一大根據地——桂林作目標，反復攻擊着，誰都說：戰爭將益趨苛烈化！

恆七年餘戰爭所予目前和平地區人們的除了一生活緊縮以外，我們找不出更鮮明的影響來。即使是現在尚處于烽火圈外的中立國人們，誰不感受生活的緊縮呢？

戰爭是破壞，破壞是建設的另一面！我們感到「建設的另一面」的含有破壞性的大東亞戰爭的重要，拿廢銅爛鐵以至棄而不用的高壓電路軌來供獻給戰爭，那是必要的，簡直是當務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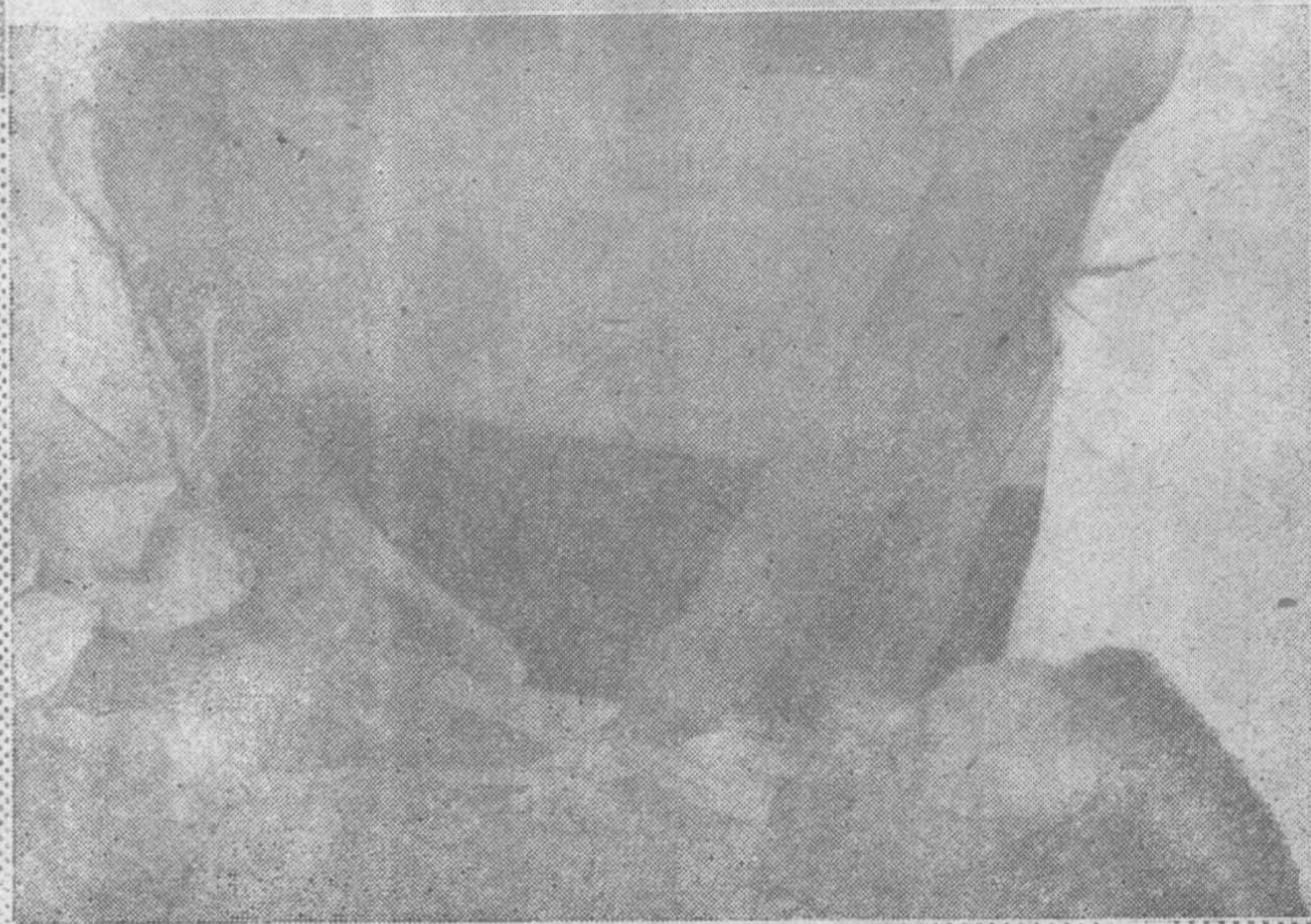


照 片 說 明

- (一) 上海南市街容一瞥
- (二) 地鐵路軌時情形
- (三) 同上
- (四) 已毀壞出的路軌



肅清煙毒



有更甚于砲火的毀滅，其影響深及于種族健康的，那是「吸毒」潛勢的橫流！

煙毒（鴉片以及其他毒品）損害了吸食者的一切，它更毒戕了民族的第二代！此而可任令人們墮入黑




華淋宗軟膏

劑法療患疾性膿化·傷創

完遂大東亞戰爭

品出社會式樣藥製內之山海上海

橫	下	火	面	潰	濕	凍
痲	疔	傷	疔	癩	疹	瘡



毒工作



軍興以來，人們生活虛糜，無所底止，國府還都後，有鑑于此，一面厲行新國民運動，俾振衰起頹，挽回風尚；一面繼事變前禁煙委員會未竟工作，積極推進肅清煙毒事宜，務使百年來毒流，堵絕于一旦，其造福人羣，可勝言哉！願責任當局，本此天職，奮力爲之。



家庭必備之
外傷治劑

有所之目的只有一個
完遂大東亞戰爭



上海鐘淵大藥廠
總經理 東亞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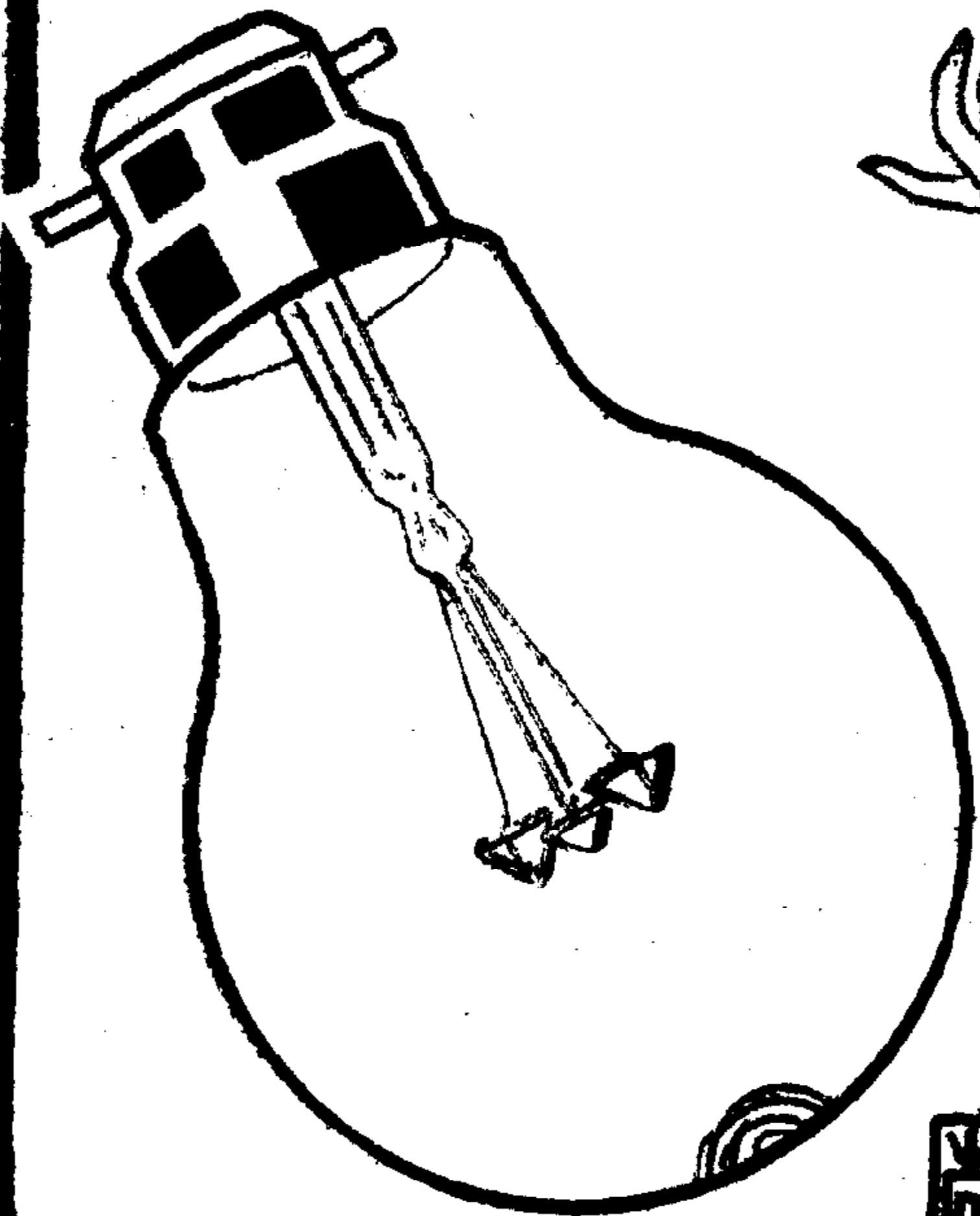
大 公 寶 膏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發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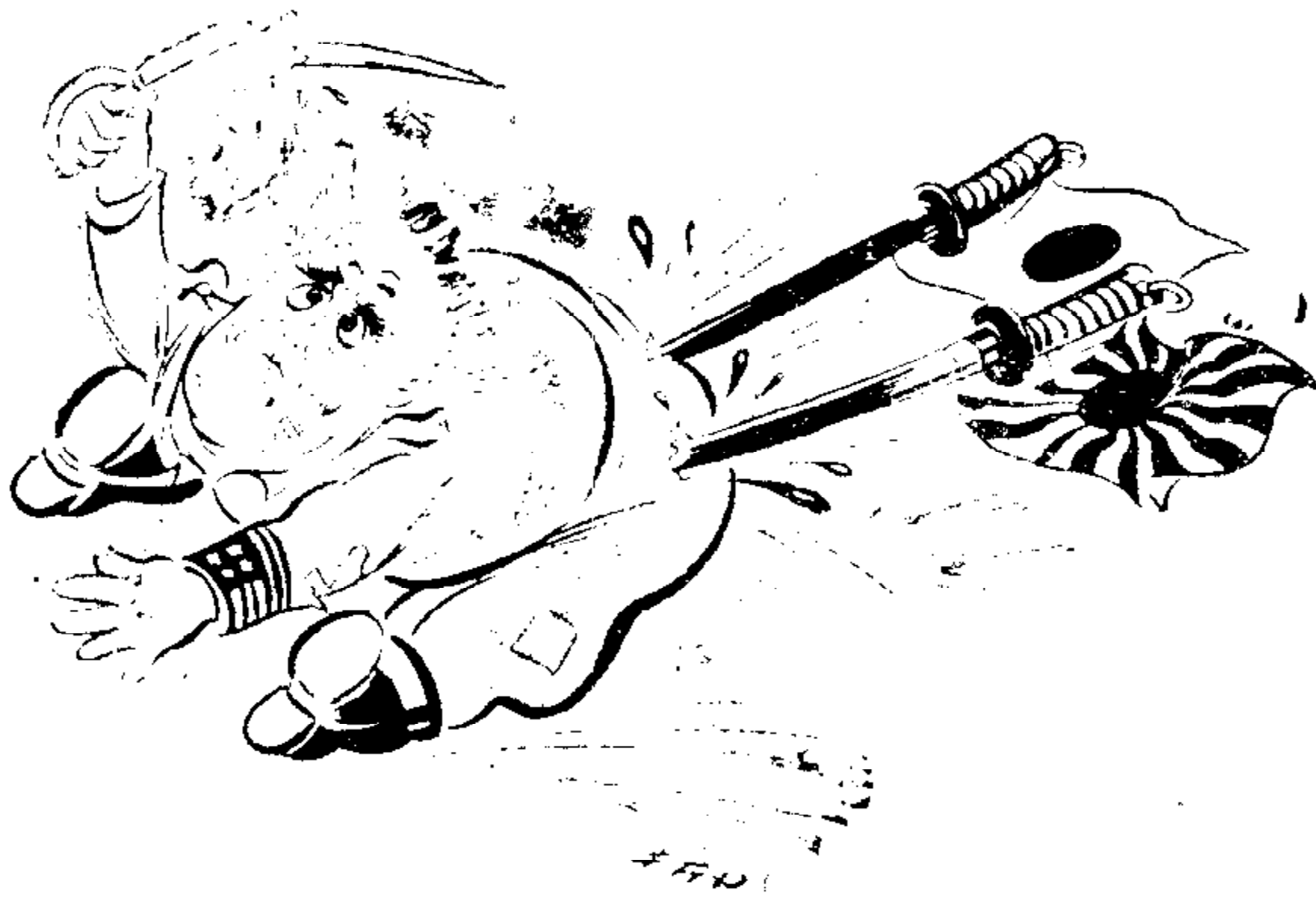
用電省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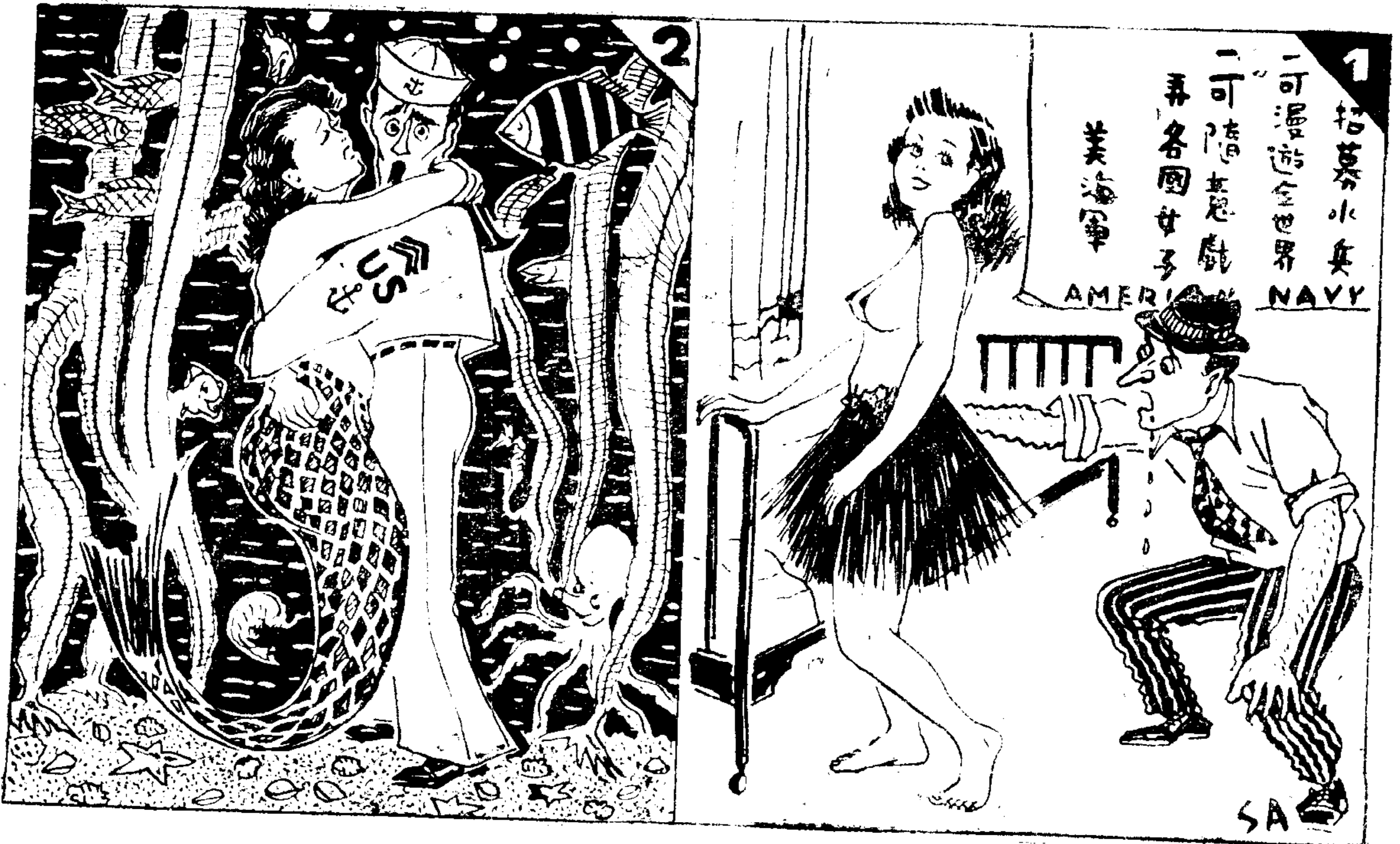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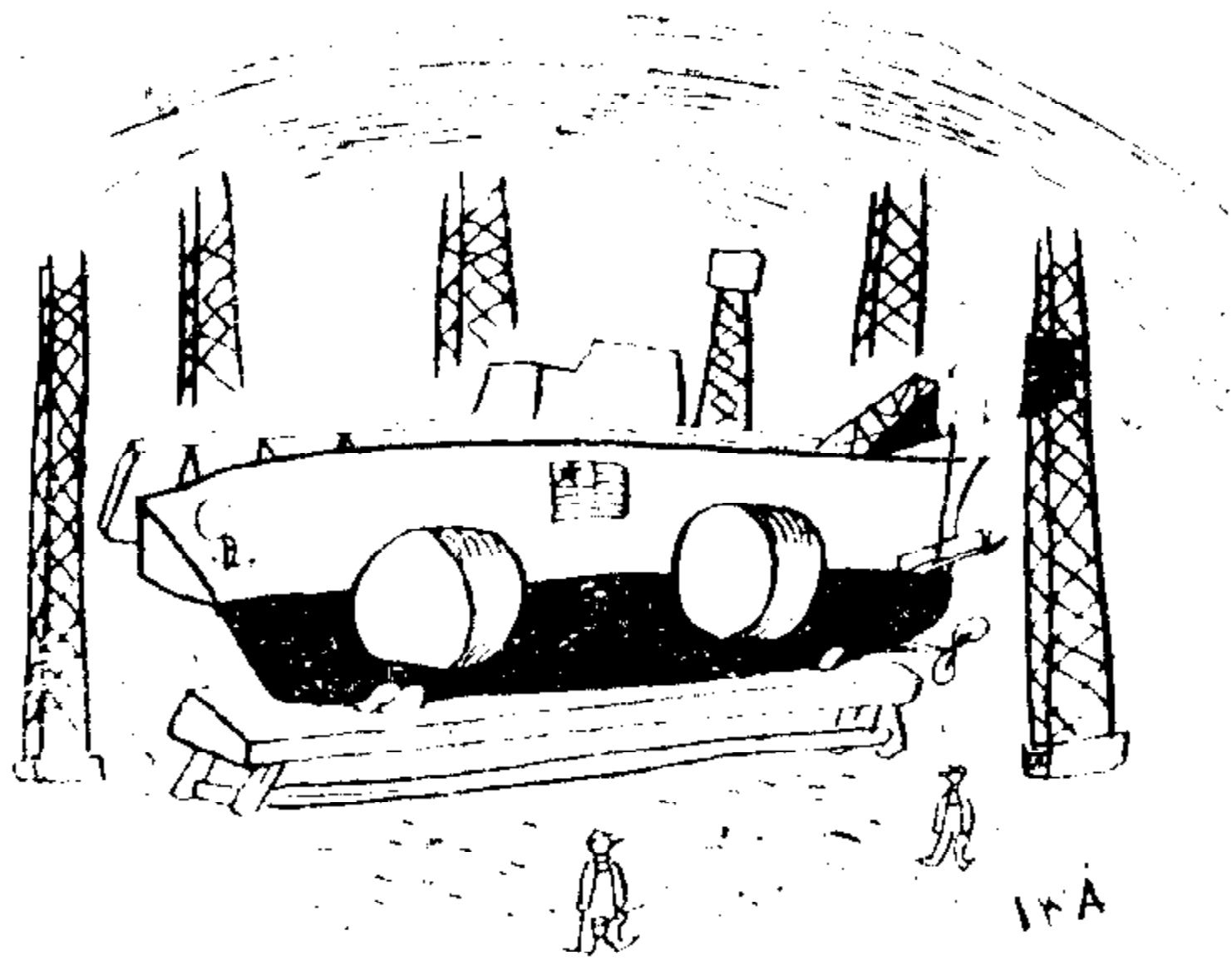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捷大 戰連島菲灣台



台
灣
菲
島
連
捷

一九四四年式美軍
艦將加以擊洞以防
日海軍的魚雷



刻 一 的 吻 接 在



浙東風俗漫談

陳 依

從前交通不便，各地風俗的形形色色，多是互不往來閉塞的緣故。雖然風俗的形成還有甚多其他的原因，每一樁至今已成習慣而想來並無意義的事情差不多都可追溯到遠古的時代。不過以後的人們雖知道循着前人的步子去做，却漸漸的離原意愈來愈遠了。

我的故鄉在浙東，可是除小時候住過一些時候以外，後來便不大回去；對於故鄉的風俗雖也可以講一點，祇是已模糊了。浙東祇是一個廣大地區的通稱，那些地方的風景是可愛的，我記得我的家鄉的村子四周，遠遠望出去就都是些山，起伏環擁如城，我走過一些浙東的地方，許多好風景的浙東勝區，民風是樸厚的，如我的故鄉的那個村子。

現在先來談些浙東的風俗，那也是我故鄉的一處，因為我的故鄉就是那裏面的一處，而那些地方給我的感覺是相同的，從那裏面可以窺見我小時候處了好些年的溫馨的生活氣息。——一切是熟悉的，溫厚的，那教人回復到年青的時代的可想望的生活，然而現在是遠了。

小時候的記憶中，我的第一次上學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們那邊的學校祇有一所，是村裏私立的二級小學校。上學去的那一天換了一件新衣服，穿上新鞋

新襪，總之感覺氣象均為之一新。在一個農村裏長大的孩子除了秋冬冷天以外總是不着鞋襪的時候多，袖口褲腳管弄上一點泥土漿末還是一件小事情。鄉村裏的孩子終不免一天到晚在河邊或田裏爬爬挖挖，挖蟹洞，摸田螺，弄慣了總是捲起袖口，赤着腳的舒服，平時我已經算文靜了，不大弄泥土，也不免感覺穿了怪硬怪挺潔的新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時候由我的一位堂房伯伯替我在簇新的大楷簿上，練習簿上，教科書上，恭楷的寫上我的學名。

母親又預備了一籃點心，那是：四色或六色的糕餅，並米糰數十個。另外又有糖茶，香燭之類。由一個傭人挑了去，我走在當中，後面是那位伯伯。學校離家約一里之遙，走在路上不免給人一望而知的是新上學去，如同新婚回娘家的新娘娘一般。那時鄉間的上學情形是這樣的：拜孔子像，拜老師，然後與同學相見，並將家裏挑來之糖茶及小米糰分贈與同學吃，先生則得大伴點心。

與同學吃的意思或是「連絡感情」也。所以以後做了老學生，時時盼望有新生日入學，可分到一些吃食東西也。（那些東西糖茶為必需，其他如米糰則家境貧者沒有的。）

那個學校並非私塾，然而情形還是與私塾沒有多大不同。先生是三位，體罰還未廢除，常常有同學吃二三十記以上的「手心」（用木質的厚尺打學生之手）。倘在冷天則被打手心的同學往往雙手伸出來既紅且熱，有時打得腫腫的一塊，不時在冷陰陰的桌面上揩拭。

我小時候即酷愛繪畫，尤其在端午節近，繪畫工作更要大忙了。因為吾鄉端午節除燒艾繩，喝雄黃酒，秤人（以大秤懸於樑間，家中大小都得一秤體重，可見雖鄉下人亦甚注意體重與健康也。）以外，並要貼「端午老虎」一張於房門上，其實也是一種迷信，以為去邪除毒，如同鍾馗的像一樣。「端午老虎」多半要畫有一隻虎，或依一童子，或傍一武士，或有其他花樣。虎的姿勢或者撲過來，或者蟄伏，或者橫臥，不一也。

鄉村小學亦有三百餘人，我那時的畫名聞全校，舉凡高年級，低年級，新老同學，一至此時無不饒我水菓吃食或則文具，以為求畫端午老虎的交換也。甚至連老師亦偶有囑我畫了貼於教務處門首。真要忙得喘不過氣來。

鄉人閉塞，不免迷信神佛，迷信神佛有時實亦無傷大局，祇是不要鑽入牛角尖是了。「社戲」與「迎神賽會」有時亦寓有若干意思。譬如農人們終年勞作，精神上不免需要有一個鬆散調劑的機會。離吾鄉五里之遙有一個甚為宏偉的廟，那個廟依山而築，據說是屬於附近的許多村子的。這許多村子差不多隔了好幾年要臨到一次廟會，那就是要臨到村子去負擔那筆慶祝的排場費用。假如今年逢到廟某村當了會了，那末與某村有親戚關係的鄰村人家都會在「

廟會」期內去作客數日，遠近數十里的人都會奔集攬來，情況愈盛愈是這村子的光榮。住在這村子裏的人們少不得去籌劃些錢來，殺雞宰羊地招待客人，或者三四日，或者多幾天，看社戲，看廟會，玩個不休不息。其實在承平的日子，鬆散一下未始沒有好處，花幾個錢祇要不過份就附近村落的小販貧戶人家，便因此可

華 興 商 業 銀 行



總行 上海
分行 處

上海虹口，泰山路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鎮江，蕪湖，徐州，
南通，嘉興，揚州，紹興

以做到不少生意。那個距村五里之遙的寺廟我童年時候常去，建築得極好，並且為預備給廟會時慶祝演戲，便在廟前特築了一座戲台，彫刻極精緻。戲開的時候鑼鼓聲聞數里，鄉間無路燈，遠村的農人常為看夜戲提燈結伴而來。那時戲台子左近便設滿了水菜攤，甘蔗，荸薺，橘子，點心，攤，牛肉麵，肉包子，餛飩，年糕，油豆腐，糖食攤，花色繁多，凡是平時鄉間所沒有的，這時都有了。夜色深沉的時候，遠遠的望過去，演廟戲處燈火輝煌，人聲鼎沸，鑼鼓震天，布蓬之下食物的熱氣蒸騰，煞是熱鬧可愛。

鄉人逢小孩失驚得病，往往以「呼活靈」治之，雖難得有效，但以其費，仍多沿襲。其法是在於灶前供香，一小站於灶洞燒火處，一婦人用一碗盛水，以紙糊碗面，再勺水於碗上，並同時喊得病小孩之名，婦人喊：「某某歸來呵哉！」灶洞旁之小孩即應答云：「噢，來哉！」之後見紙面浮有圓圈，即認為「靈活」(或即魂靈也)已歸入內，即把此水拿去給得病孩喝下，說是明日即可好了，其實明日果然好了呢，那是因為受了涼，無甚大病，給厚被一窩，喝一碗開水，出一身汗，自然會輕鬆下來的。至其明日不好呢，那是理所當然。

鄉間於初春清明時節掃墓至形忙碌，此間亦有特殊風俗在焉。清明前後，遍野不秧綠草，樹間時有鳥聲，似遠若近。此時倘聞村間有鑼聲，則為傳報上墳去時間也。一村中人，大率皆為近族，祖上倘有墳墓在遠處者則必至時雇一船去，人數多時二三船，並載祭祀之一切酒食菜肴杯盤等等。此種費用則為每年幾家人家輪流擔負。祖上如擁有數十畝百畝田地，其每年收入則由當年輪着擔負祭祀費用人家拿去。輪着之人家稱做「當辦人家」。

「當辦人家」清明時節的開支可不少：上墳船要雇工搖，辦菜肴，酒食。還有上墳去的那一羣人的吃食也由他供給，還要備許多雞蛋：上墳去的子孫們孩子得二個，成人(十六歲以上)的加倍，恐怕年歲大的還要加倍。在那一代祖宗的墳前發給，多半是獎勵使他們每年還有祭祀的食品中需有「饅饅」一物，這恐怕是別處所沒有的，以熟米粉做成塊狀的，上面敷了一層松花粉，顯得黃黃的，給人的感覺就是好味道的東西。

「當辦人家」於每個時節並得按屬於這個祖先的子孫的家口，家家分給一份肉及「口份碗」，肉有鵝肉及豬肉二種，碗也有飯碗及細花碗二種，人口多的人家得多，人口少的人家得少，這一層意思是很容易懂得的，大抵是獎勵生育了，可見吾國古時的注意獎勵生育，並不比歐洲國家為後啊！

從前在鄉間過新年，亦異常熱鬧。年底近三十時忙著過年，一過了年就景象大改。十二月二十幾時有送灶神，此風上海也有，似可不必再贅。送灶神在晚上，而果品幾樣皆是甜食，云是灶神上天時向天帝去報告這人家一年的功過，一筆不苟，據說以甜食給他吃了就可以多說些好話，想來頗覺好笑。三十夜浙東人家關門甚早，關門時並放「爆竹」，云是關門炮，既經關好，便不好開，非至過年不可。明晨初一，再放「爆竹」三響，始開門。

新年裏鄉間有形形色色之「掉龍燈」，有十數人合成一班，持竿舞動，一人拿一火球，龍頭恰對此球，矯捷異常，往往一班過了又一班，終日不休，而家需備好「龍燈紙包」數十百封，(用紅紙包錢)來一班則給他一包，除龍燈以外尚有馬燈，則人數較少，而需唱做兼有了。

新開幕啓事

逕啓者：遙維 諸君營業日益繁盛，至以為頌。

敝社為期上海羊毛工業之恢復及衣料資源之增產，曾與華方羊毛工業組合協力，此次因該組合各位之懇切請求，特於上海設置東亞纖維工業株式會社。

敝社決實行處理新興纖維及緊急增產毛織物，並推進中日經濟一體化之國策，茲定於拾月壹日起開始一部營業，今後仍希各界時賜指導與援助為荷。

昭和十九年十月十日

滿蒙毛織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椎名義雄

東亞纖維工業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椎名義雄

本社：上海江西路二七漢彌登大廈三元號二〇號

電話代表一〇六六〇番

工場：上海平涼路一〇九〇號

電話五一五四九、五一八三九番



中秋夜灑重陽淚

離石

「薛大哥在月下修寫書文」之夜，就是我的出世之時，這次到上海來過了六個中秋之夜——生辰，沒有一個是差強人意的。記得前年，曾作「廿廿有詞」一文，刊於太平洋週報，是四十五生辰自述之類的東西。去年生辰，因為沁告兒病篤，又窮極，心緒當然不甯，所以連什麼東西都沒有寫。

到了今年生辰，更不如去年的環境，然而在先期却預請了兩個好客，山道兄與他的愛人吳小姐，到舍間賞月，準備熱鬧一番的，在我是似乎為「貧而樂」，他們或者不作如是想的。

在十五日的早晨，還沒有米下鍋，我們夫妻相對默然。最後我決定還是去一次「田和尚」那兒求救。

本來有一位朋友是熱心救濟我的，可是大女兒一月來都在病頸，不能不給她醫治，所以每得一點CRB，尚不夠償付醫藥費。生活程度的斷線飛漲，薪水階級的我們是沒有生路了。

由「田和尚」那兒得來了可足一日之費的鈔票，夫妻們都滿意足了，因為「明天再說明天」是我們平常的治家哲學。却想起要到徐公館去看徐郎西先生，也就算是拜節，空手走去，心頗不安，可是徐先生反而賜了兩盒月餅與鈔票五千元，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又想到山道們在夜間要來，正好用以款待他們了。好像倒是他們一對戀人的口福，我樂意的拜領了。

於是用了這一筆長者所賜的錢，開始買些酒菜，也頗像待客的樣子，回家告訴了妻子，她也喜出望外，是我們三四年來不曾有過的場面，孩子們更是歡笑不迭，因為他們搶花生，剝石榴，拿月餅，連手也不夠多了。

這一來妻才告訴我，在她未知我先約山道們以前，也曾約了兩個女客，陳小姐與楊女士，陳是作家，楊是影星，不過都與我們環境相同，所以才敢相邀，又因我都同她們很說得來，大家不拘形跡，所以她們乃答應來。

六點鐘了！客人一個也沒有來，桌上的小菜，給孩子們快要吃光了。像防貓與狗一樣干涉他們，都沒有用，並且還哭哭鬧鬧的，使我先前的一團高興，突的降低了。但，還沒有失望。只以維持桌面秩序自任，藉防範孩子們的胡調而等待邀約過的嘉賓。

六點半鐘了！樓梯在響，果然有客來了，只是山道與其愛人吳。他們都是初到舍間，據說還摸錯了路，誤記了門牌，所以未得準時而到。

到下列入座，妻子在廚下繼續弄熱菜，陪客只有我的兒與女。那被邀約的女作家與女影星都未曾來。心中不禁怏怏然，可是後來想明白了，女作家也有她的好朋友，女影星當然還有她的家庭。值此團圓佳節，那兒能夠分身到舍間來呢！

於是我向山道與吳小姐宣佈：「今夜

是我的生日，可是沒有麵吃，因為不足言壽；我之所以要說者，是告訴兩位我恰巧生在節日上。不但如此，我們一家四口，都生在節日上，母生於端午，姊生於清明，父生於重陽，不幸在去年中，我的兒子沁告，也死在重陽。因此我寫了一篇文章名「重陽淚」，是紀念沁告的。」

說完之後，我把原稿取出來，遞與山道看，全文有兩萬五千多字，足足看了半點鐘，他看得下淚，我也流淚了。倒是那吳小姐不忍其愛人在難得的快活機會中，為他人而流淚，便端酒杯塞在山道口中，要他喝酒，同時也勸我喝，山道是喝下了，我則不能喝。

山道流淚勸道：「喪明之痛，是人生最難受的，令郎之死，也是天命，還是以寬大心情為要，好在目前繞膝者還有幾個，他們都能承歡的，今夜是你的生辰，應當快活，還是多喝兩杯酒吧！我的受感動者，是我與沁告一樣六歲死了母親。」

我經他這麼勸說更是傷心起來，心想：死了的兒子當然不能復活，只是現在膝前的孩子們，太小了，我的歲數與他們比較，又太大了。不知能否撫養他們會到成年呢！

一會兒妻的廚師任務完畢，便入席陪客，見山道紅着眼，我還在流淚，莫明其妙的問道：「你們怎麼樣都在傷心呢！」

吳小姐用手一指那「重陽淚」的草稿，妻乃明白了。便笑道：「石先生！一向叫我為石先生」又要想到心事，今天請來的客，他們是如何的高興，主人怎樣可以給客人掃興呢！還是大家多喝一點酒吧！」她舉杯請大家喝酒，可

山道與我都不動手，我想：這真是沒意思了，應當把空氣改變一下，用手巾拭去了眼淚，自行端杯一飲而盡，再斟一杯，又一飲而盡，待到要斟第三杯時，山道捉着我的手，不准我斟，並把壺拖去，也同樣的表演，可是只飲了一杯，就被吳小姐拖了酒杯。他只拿空壺，於是大家笑了。尤其是孩子們，笑得更厲害，又搶小菜吃。

忽的空襲警報響了，山道與吳小姐以家遠不敢久留，月餅都還未吃就告辭去了。我一人於是登曬台去看月亮，並發生了幻想，假使警報再緊急，真的空襲及於頭頂，但願畢命在今宵，世上人們的生日又成死期，怕也很少如此巧合吧！正如此想，月亮的朗澈之至，使我的背影射在地上，正如沁告兒的身軀一樣大小。啊！他是十八歲死的，與我同樣高大了。又想到他的死亡事情來。今年因為閏月，所以尚未到重陽，照國歷看來，後五天就是他的周年忌了。

去年我們生日，他已在龍華寺中養病，不得團聚，那知就永遠不得團聚了。四顧蒼茫，一腔悲憤，在明月之下，我不禁默念立夏日為沁告而撰的誄文：「亡兒沁告，乳名小流，生於蜀東夔府，六歲母下堂去，隨余流浪十二載，歷川鄂湘黔而長江流，終居留滬上。得繼母者至再至三，然終無一為繼，失學，性孤癖而孝順，喜繪畫，未完之作為一切後龍華寺大雄寶殿，絕筆也。去年患肺病，以貧而不能久就醫，一誤鄉人之謬言，再誤於庸醫之欺騙，重陽日歿於上海佛光療養院。嗚呼！愧余德薄，不足以育其成，他日還鄉，既無詞以對余母，亦無詞以對兒母，悲夫！」（拙著「重陽淚」已刊入光化月刊創刊號，謹此以告親友）



青原文
馬牛畫

文

不見阿炳叔忽然已經有四年多了，夏天的黃昏，每當我拿起酒杯的時候，使我立刻會懷念到阿炳叔家的一席晚餐，我雖然時時地在懷念着家園，可是畢竟我對家園是何等生疏和隔膜。

家園的夏天，每到黃昏，泡在河浜里的不單僅是人，還有鴨子和水牛，真是一個天然的大浴池。

那天我隨阿炳叔還泡在水里，美麗的晚景，使此忘記了自己的身體是泡在河浜里。

「嘎！搶親！」

阿炳叔突然叫了起來，我好奇地朝他指的方向看去，祇見一簇人湧了過來，跑得挺快的，在嘈雜的聲音中，有個女人的叫罵聲，且大喊着「媽媽——」。

「我還是鬧搶劫！」我輕輕地自語着。

「畢竟你對家鄉是陌生的了！」阿炳叔笑着對我說。他嚥了一口唾涎，繼續又說：

「搶親與搶劫不同，搶親有很多看熱鬧和幫閒的人。搶劫則家家戶戶都關起門來，並且大敲銅鑼！這年頭，家家都鬧着窮，所以搶親的事件就多了。」

「對！記得大伯伯不是因敲鑼而受驚的嗎！」我的印象已經模糊了。

「你曉得這事情嗎？」阿炳叔收斂了笑容，立刻皺了一下眉頭：「他老人家死得太慘！」

「會聽到阿亭叔說起……」我的話沒有說完，阿炳叔指着遠遠在跑着罵着的一個婦人說道：

「這就是剛纔新娘的媽。」我們洗完了澡，回到屋子前的晒場上，菜已經放好了，阿炳叔每天是有二兩白乾癮的，這許多年來，酒量也沒有增，但也不會間斷過。

他自己倒滿了一杯，他又替我倒了一杯，我說：

「每天打擾已經很對不起叔叔，還要叫我喝酒，那更是過意不去！」

「哈！小孩子」阿炳叔的眼睛又眯成一條綫般他說：「自己一家人還說這樣的話，雖然叔叔窮得很，可是請你喝二三兩酒總還喝得起。」

阿炳叔微微點着頭，這時阿炳插嘴來說：「難道分了家連心都分開了，要大家分家也是五鄉叔一個人在離間作怪，使大家拼着氣分開了，那時候你還小，可是到現在你對叔叔們反而都感到生疏得像別家人。」

「這倒不是這麼講法！」我感激地說：「阿炳姑待我好我是曉得的，大伯母常常說，這許多蟻蟻當中，要算阿炳姑爲人挺忠厚，而且連五鄉蟻都說：誰會曉得分家後僅苦了阿炳姑。」

「可是大伯母也太苦了，」阿炳叔喝了一口酒說：「你的大伯伯前年從上海來到我這里，一進門就問我這里可太平，他說從城里下船，像似有人在岸上跟他的船，不料當天晚上就鬧搶劫，幸虧從後門逃出去，沒有被強盜架到。」

「要是被架去了更不得了！我補上一句。」

「結果前門被擄下了，搶去了我幾年來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些小私蓄！」說到這里，阿炳叔用手背抹

了一下鼻涕，又喝了一口酒：「等村里打起鑼來，強盜早已逃得影蹤全無，我趕快提着燈籠去找你的大伯，他以為是強盜在找他，甚至連我的聲音都辨不出來，結果他跌傷了，纔被找到。」

阿炳叔說到這里，順手把一塊油燜茄子小心地放在我的碟子里，他的話就轉了方向地說：

「你吃啊！在我這里別客氣，自己田園里新摘下來就燒，雖然都是些素菜，可是你們在城里是吃不到的，城里菜担上的菜都潑過了水，質地鬆而且滋味淡，——咳，喝了半天怎還是一杯酒，你喝啊！」

「我祇能奉陪叔叔做樣子，實在我是沒有一杯酒量的！」我說。

「你吃了，我開心，哈哈！」

「真的，叔叔，我是不會喝酒……」

「你們吃慣了葷的，素菜一定不合胃口！」阿炳姑很和藹地說。

這里要買葷菜，除非走五里路到大樹鎮，但是也不一定有新鮮的魚肉，家里又沒有閒的人——你看，我一口喝這些，孩子，你喝得和我一樣。」每次吃飯阿炳叔一定要講一

遍「走五里路到大樹鎮買葷菜」的話，甚至平時也會憑空說上這一句，他老人家心中的不安，而也連到我心中的不安，雖然我曉得住在鄉間的人走一二十里路是算不了一會什麼事的，但是阿炳叔僅每天說着，我看出他近年來經濟已經愈弄愈拮据。

爲了安慰老年人的心，我喝了一大口白乾，阿炳叔笑了：「爽快，年青人就應該這麼爽快呀！」

突然，他又想起大伯伯來。「你的大伯被我找回來以後，熱度高得非凡，同時又抖得起勁，第二天天剛亮，他就僵了一艘船到城里去，住在一家旅館里，不料這旅館有喜事，半夜里新郎起來拜天地，敲鑼放砲很熱鬧，大伯在睡夢中驚醒過來，以爲強盜又來了，糊里糊塗地向樓窗外逃，跌斷了一條腿，暈暈地睡了三天就死了。」

「大伯死了以後，」阿炳叔仍繼續着說：「你的大伯母就漸漸像我們一樣清苦了。」

在這樣慘澹的氣氛中，我好不容易又喝完了這杯二兩白乾，匆匆地就開始吃飯。這是我來阿炳叔家最可紀念的一席晚餐，也是使我最感傷的一個黃昏。

友

友 文



四

明與華相處將近半年，雖有時過着大餅油條的生活，甚至共同挨餓，上當舖，吵嘴打架，然而這不過是一時的憤懣，等到事過境遷，彼此還是卿卿我我，親密異常。最奇怪的是：他們沒有談過愛情，沒有提起過婚姻問題。明常常存着這樣的的思想：人生的結果總是悲劇，而戀愛是悲劇的因素。在悲劇尚未臨到之前，徒然憂慮焦急，只是自尋煩惱，也許他過去的經驗告訴他是這樣的，也許說得迷信一點，是他的命運有意在作弄他。所以快樂也罷煩惱也罷。

他聽其自然的發展。人們說他冷淡薄情；是的，他的確像個冷若冰霜的生物了。然而，他何常不會與人發生過熱烈的起它的燃燒。華是年輕，活潑漂亮，她的少女的貞操也都完全交給了他。但他總覺得她的熱度還不夠引起他的燃燒，妮娜·費達羅伐在她的「家」中說過：「女子最大的貢獻，不是她的愛情，乃是她的溫柔和虔誠」。她與他只是偶然的結合，而或者就是爲了一時的需要，在他的寓所暫避風雨，度一度短時的「好奇的兩性生活。」

是一個晚上，華獨自從外邊回來，臉上帶着緊張的神氣，這種緊張超過回力球賭博時的緊張以上。明知道一定有什麼事故發生了。可是他處之泰然，覺得世間的一切都是平凡，都是在意料之中。王爾德說過：「青年人懂得一切，中年人懷疑一切，老年人相信一切。」他雖未老，却已相信一切了。

因爲相信之後，他可以減少許多無聊的痛苦。不論人家講的是真是假，他都完全相信。一個善於受騙的人，到處是幸福的。「一個電報！」她喘着氣，不待他開口，就先說出來。「誰的電報？」明平凡地問。「是家兄從漢口打給我的親戚的。」她從袋裏取出來。「什麼事？」「他要我立刻動身。」「爲什麼？」「唉」，話說來很長，她太息了一會，然後坐下來。「我的處境的困苦，你還勿會明白，今天且來告訴你吧。事情是這樣的：我阿哥的一位朋友，三年以前就認識了我，而且向我求過婚，但我拒絕。後來阿哥在漢口經商失敗，幾至自殺，幸得那個朋友的借助，始得挨過難關。可是他的好意的背後，却來了個苛刻的條件，就是要我嫁給他。不然，就得還清連本帶利的債務。」

「欠他多少？」
「大約千萬元左右。」
「這個朋友一定很有錢。」
「當然，他是銀行裏的副經理而且年紀還比你輕呢。」
「那你無異是千萬元的一件抵押品了。」

「可不是？」她又太息：「我處此地步，真是進退兩難。嫁給他吧，我本身不願意；不嫁給他吧，又要逼得阿哥上梁山。你代我想想，怎麼辦好？」

「他既年輕有錢，你爲何不嫁給他？」明肯定說。「嫁給他麼，錢也有了，阿哥的債務也不必還了，不是一舉兩得嗎？」

「可是，錢不是我最終的目的，」她幌着小腦袋。
「那末，你的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是愛情呀！」
「愛情？這是多麼空虛的名詞。年輕人總是太理想，而理想是要失敗的。」
「我甯可在美麗的理想中失敗，不願在醜惡的現實中成功。」

「這簡直是舞台上的對白，小說中的描寫，在現實的人生中，是沒有這回事的。」
「這樣看來，你是個無情的男子，我的處女的貞操，完全爲你犧牲了。」
「我且問你，你愛我嗎？」
「有一點，」她帶半怒半笑。

「你願意嫁給我，跟我過一輩子吉卜賽民族的生活嗎？」
「一時決不定。」

日本, 滿洲國, 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所謂『有一點』，「一時」就是表示你的意志不堅決。我倒真正愛上你的，正因爲愛你，不願意你一生跟我過貧困的日子。愛情是需要金錢滋潤的。三年前你拒絕了那個男子，也許你對他不曾瞭解，沒有共同過生活，等到結婚一年半年之後，縱使他有任何缺點，但不缺少物質上的享受，你也就過慣了。我看見你跟他過幸福的生活，實比看見你跟我過慘苦的生活更快樂。」

「好，」華露出決斷的態度。「我就嫁給他。但恕我對不起你。說不定有一天——」她遲疑了一會兒。

「怎麼？」

「有一天我會騙了他的錢，然後同他離婚，拿了他的錢再來跟你過現在的生活。」

「你雖然講笑話，而我始終是相信的。信仰心是解脫煩惱的武器。」

「別當作笑話，」她誠懇地表白，「這是可能的事。我離不開你，因爲你已瞭解了我的性格脾氣。我需要一個出氣筒，在我煩惱的時候，讓我恣意發洩。」

「哈哈！」他大笑，抽出一根捲煙。「我是任何人的出氣筒，因爲我能忍受任何的怨氣。」

「嘩雜的空氣，頓時靜默下來。華開始整理她的什物。有的是放在二樓，有的是放在三樓。奔上奔下，忙個不休。三樓因久無人住，桌椅上滿蓋着灰塵。將要整理完畢的時候，她從箱底掏出一張半身照相和兩顆碩大的紅荳。很虔敬地送到明的手裏。」

「明哥，這是我送給你的臨別紀念禮物。願你接受下來，好好地保存着。那兩顆相思子，表示我永遠在思念你。」

「是，」明輕微地說，「我始終是相信的。但我可惜沒有可作爲紀念的東西來送你。就讓我在你的心目中佔一角的餘地，使你暇時回憶回憶吧。」

翌晨，他送她上輪船。寓所的鄰舍驚奇道：「這一對未婚的夫婦，不知上那裏去。」

「是送我的未婚妻去結婚的，」明苦笑地輕輕對華說。

「不，」華改正道，「你是送我的未婚妻去離婚的。」

汽笛鳴的一聲，輪船要開了。像普通的女人一樣，她向他揮手帕，似乎眼角裏還帶着兩滴將要奪而出的眼淚。

「無論如何，我得回來，願你珍重！」是她最後吩咐。他點頭，他微笑，他始終相信一切。

輪船離岸漸漸遠了。山大而小，山小而變成了一個黑點。她站在甲板上，他站在碼頭上。揮動的手帕，像蝴蝶一樣，靜悄悄地失去了蹤跡。

他拖着沉重的兩腳，回到「家」——仍舊變成寓所了——疏懶看着地板上七零八落的女人的殘餘物件；破絲襪，空的雪花膏瓶，雜碎的顏色布片，發怒時被她摔破的鏡子，結絨線的鋼針，還有破舊了的，拋在壁角的襯衣袴……

明驟然感到一陣空虛，一種難以形容的冷靜。他覺得缺少一件東西。是什麼？生物。但過了這利那，他的心境便恢復原狀。他彷彿做了一場漫長的春夢。

五

一天，一星期，一個月過去，華一直沒有消息，但明並不存有接獲他的音訊的希望，所以他

也一樣，沒有失望。世事原似流水行雲，他認爲既往的

陳跡，是不值得留戀眷念的。自從華走以後，他便深居簡

出，那種孤獨的性情，比前更加顯明。易卜生說：「世界上最強的人，是最能孤獨的人。」

可是他並非想做個強者，而且，相反的，他是純粹的弱者。像卓別麟一樣，他只是拿人

生中最不幸的事情，製成了笑料，供人捧腹而已。

他在那間西式的小屋子裏，終日埋頭伏案，研究作曲。舉凡悲多汶，莫查德，蕭賓等理論，他都有系統的搜集攆來。每當一首曲子作成的時候，他總得用梵鐘鈴拉幾遍，或者用鋼琴奏幾遍。雖然他自己還覺得相當滿意，但爲了他不好名，不想人家捧他，他始終沒有開過一次音樂會。結果，他還是個無名的音樂家。

由於戰事的演變，物價的高漲，他無法再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賣畫，也不比先前生

意好了。在嚴重的生活鞭策之下，他先向琴行裏退租從前借來的鋼琴。然後把舊的油漆，便宜地賣去。後來，就是房裏的傢具，也都出送換了麵包。

末了，連一隻半新不舊的梵鐘鈴，同樣向他辭行。惟一存在的，只有一隻白漆的雙人鐵床——一隻曾經許多女人作爲暫避風雨的鐵床。那上面深印着微笑的酒窩與血淚的斑點；那上面瀰漫着愉快的旋律與傷心的歌聲。三角臉的債主，每天逼上門，而且還帶了收買爛東西的，準備變賣他的惟一的鐵床，抵償到期的債款。他正躺在那隻床上，正像「茶花女」

一樣，人未死，而買床的已先至。於是，他的床也向他含淚告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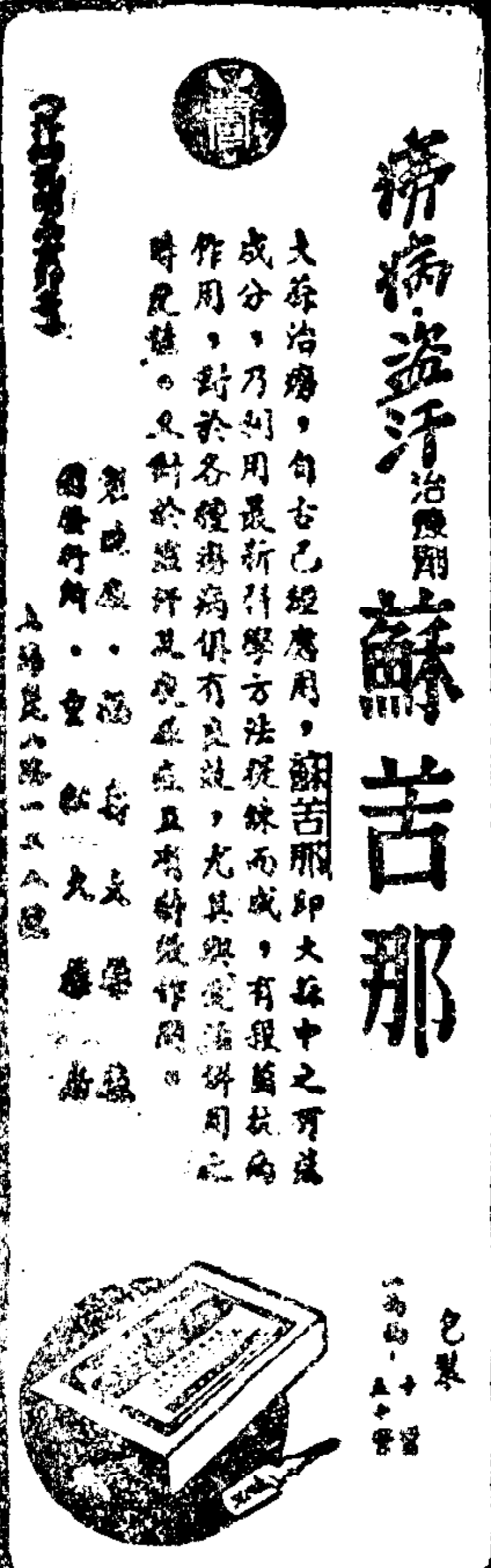
明，就此成了個一無所有的光蛋。他寄宿在一個和他情形相仿的朋友家，倒還算溫暖舒適。他覺得世間只有沒錢的

光蛋。他寄宿在一個和他情形相仿的朋友家，倒還算溫暖舒適。他覺得世間只有沒錢的

疥癩盜汗治用 蘇苦那

大蘇治癩，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蘇中之可成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癩作用，對於各種癩病俱有良效，尤其與皮膚癬疥用之時見效。又對於盜汗及皮膚瘙癢且有特效作用。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一八八號



對沒錢的，有一些同情可講。他學的只有音樂圖畫，然而亂世藝術不值錢。幸而由朋友的介紹，他白晝在一家廣告公司畫月份牌上抽香煙的美人，晚上又另在一家跳舞場當「蓬刺蓬刺」的樂師。純藝術的價值，得到的是這樣的下場。

像戰事一樣，他的生活就那麼地拖延下去，不死也不活。三年以後的聖誕節。

一個細雨迷濛的傍晚，他偶爾獨自踏上闊別多年的回力球場。但他並不想賭錢，只想見到一兩個好久沒有見面的朋友。因為有一次，他在那裏碰著一位二十多歲的幼年時代的同學。彼此看得出神，一時連話都說不出。

他坐在最高的一排，照例抽煙，擱起兩腳，居高臨下，一切的生物，都逃不了他的一雙銳利的眼光。正在散場的時候，他看見一對青年男女，瑣屑而行。男的是高鼻樑，闊肩膀，西裝革履，雄糾糾，狼博博。女的披著一件斗蓬式的大紅雨衣，裏面是深綠色的旗袍，脚上是八成新的黃色的半高跟皮鞋。

「今天是聖誕節，讓我輸贏個痛快，」女性的尖銳聲，傳進了她的耳朵。

由於對這聲音的熟悉，引起了明的注意。探海燈般眼光，像箭頭一樣快地飛馳過去，於是雀斑，單眼皮，稀疏的頭髮，連一架軍門在回力球場戴上

的小眼鏡，一古腦兒在他的面前發現。大約是物質上的滿足，她的身體是比前胖些了。

「這是華，華！」他自語著，沒有喊出口，心裏覺得卜卜跳。

他從座上站起，搶上去，視線正和她成了直角。

「噢！」她一呆，側過身子來。「你現在……」

「我？」他的態度還是那麼從容。「同樣的人，同樣的衣服，所不同者時間。」

「你好？」她急促地說，「想不到今天會在此地與你重逢。」

「我很幸福，」他微笑道。「你記得你說過這句話嗎：如果離別有一天重逢，那一天是

更幸福的。」

「住在那裏？我明天來看你。」

「仍舊是那間屋子，」明騙了她。

「相信我吧，我一定來的。」

「是，我知道你一定來的，我早告訴你什麼事都是意料中的，因此什麼事我都相信。」

「那末，再會！」她向他拋了個秋波，又接近她的男人。

「再會！」是明的回答。「今天又是下雨，想不致於再遇到戒嚴吧。可是今天不打緊，儘可開大旅館。」

她好似有點回憶到往事，眼圈一紅，胸口忽覺得一陣酸痛，臉重新回過去，順熟的將右

手吊在男子的臂上。

「這是誰？」那男子問。

「是我從前的先生，」她帶著苦笑地說服他。

出了大門，單獨的朝北，成雙的向南。向南的跨上三輪車，朝北的在毛毛雨中漫步。旅館……過年……唱歌……奏琴……飲酒……擁抱……女子宿舍……一幕一幕的殘餘印象，宛如巨浪的捲來，一忽兒又似煙雲般消散。在人影稀疏的人行道上，他聽得自己脚步，踏在潮濕的水門汀上發出噴噴的響聲。他感覺到心地異常的輕鬆愉快，像煞一個囚徒，用絕大的代價，贖回他的不可饒恕的罪惡。

在觀前，是批先至不能再埋劣了！姑不必論這些子女們是受過相當教育或其他的理由上去，也就夠了。……終的破壞，一至於此，導演楊小仲，該不能辭其咎。

製秋霞飾母親，慈祥和藹，一個賢良母的好典型，流於自然流露，尤以請求醫師允輸血以救克義性命時的一番話，一番表情，更見深刻，更見慈愛天性。王丹鳳，恰合一個女兒身份而已。賈子秋（三兒克禮）甚可取，認真，不隨便；最隨便的是李寶中（大兒克仁），死臉子，演技根本談不上。歐輝的二兒克義，也太浮泛，不真切，懺悔時的表情不夠，歐陽非非（長媳）為戲所限，未展其長。

評「凱風」

金長風

「凱風」，是倫理性的，顯名出之於詩經衛風篇，有四章，前兩章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大旨是歌頌母愛的偉大，猶如南風之和拂，萬物因以滋長之意。

「凱風」編導楊小仲，以此為主題，戲見自然較諸「哥哥妹妹」的要高得多。原本「電影」的編導先生們，早就該把世界擴展了，走出來！到現實社會生活裏來！觀察，採取，何往而非教育的啓發性的寶貴素材？正不必老

是翻什麼古董，翻什麼風月，鬧得烏煙瘴氣，徒自糟塌膠片呢！

「凱風」攝製的本意，值得讚許的，而且是當要鼓勵的，雖然並不是一部怎樣成功的作品。

在「凱風」裏，是做述一個守節寡婦，撫養子女成人的故事，故事是平淡的，但因含淚自一般現實家庭生活中，許多無聲無容易感到親切，而與銀幕上的故事，共鳴了起來，感動力於是不能說沒有。

這樣討好的題材，可惜却在導演的平庸手法下，使全劇平平發展，彷彿一席家常的閒談，粗燥

，零亂，沒有整理的樣子。高潮點大抵在母親（製秋霞）病後力作，背了大包袱，勉強揮扎着步上七層樓的一段，幾個特寫的鏡頭，倒很有力的。可是也祇有讓製秋霞一個人做表情，後隨的王媽（黃耐霜）便一些也不吃累似的了。——導演又忘記了這是「七層樓」！忘記了襯托！

全劇小動作甚少，可以提一提的，只有克禮（賈子秋）伴著黯然神喪的母親，退出克義（歐輝）的客寓時，克禮憤極，迅速的重復回進房裏來，突然給了他二哥一拳，說：「這是我替媽打的！」這個小動作，意趣盎然，調和空氣不少。

編劇者對製制的計算法，有些

外行，普通編是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四年，合起來才是十六年；怎麼十六年前的克禮讀小學四年級，十六年後的克禮尚在高中未畢業呢？即使是大學也早就該畢業了，大概中途輟學，或留過級，或為了其他緣故，可是編劇者沒有表明，真是費解。這點還是小疵，無足為玉之病，毛病最大的却是結尾，編劇兼導演的楊小仲君竟無法使劇情適可而止，悽切的情緒是挑逗起來了，怎麼樣處置呢？

楊導演的的手法是這樣的：先使女兒（王丹鳳）跪下來，嘴裏喃喃而言，然後又使三個兒子零零落落也都矮下半截，嘴裏大概也在喃喃而言，這張畫面的開展



文

友

「時蔭！」黃秀英只叫得這一聲，感情的激動使她忍不住直撲進林時蔭的懷裏，號啕大哭起來。

可是林時蔭却冷冷的把她推開了：

「你不去跟着謝伯達，還回到我這裏來做什麼？」

黃秀英被他這一推推得莫明其妙，她不由得拭乾了眼淚，詫異地問道：

「你這是怎麼說，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我是被謝伯達軟禁着，不能出來，我心裏把他恨死了，那裏會跟他，你可不要誤會呀！」

「哼！誤會，你還當我是傻子，謝公館的門房已經完全告訴我了，他說你已經跟了謝伯達。」

「胡說！他不許我出來也罷了，怎麼還要破壞我的名節，我一定要去問他到底是在存什麼心！」黃秀英恨恨地蹣跚，便預備跑進房去。

林時蔭看了她那模樣，也有幾分相信了，他覺得黃秀英如若從了謝伯達，決不會再回來探望他，更不會一見他的面

就那樣傷心地哭，於是便喝住了她道：「不要走，話總可以說得明白的，我決不會冤枉了你！」

黃秀英這纔止住步，把手指着謝伯達道：

「不信你可以問他，他就是謝伯達的兄弟謝仲遠，剛纔謝伯達又要來侵犯我，全虧我把我救出來的，你看我的衣襟都被謝伯達那厮扯破了！」

林時蔭聽說那站在他身旁的青年就是謝伯達的兄弟，面色不由得一變，後來又聽到黃秀英全虧他把她救出來，估量他們兄弟不是同樣的人物，對他也就沒有什麼猜疑了，及至見了黃秀英胸前被扯破的衣襟他更完全相信邱福的話是胡說。本來他見了黃秀英的面，又是歡喜又是恨，恨的感情超過了歡喜的感情，所以纔在表面上顯出那種冷酷的樣子，這時恨的感情消滅了，剩下來的就只有歡喜，他不禁激動地指着桌上那盛着燒酒和火柴頭的杯子對黃秀英道：

「你幸虧早回來一步，要不然，恐怕見不到我和孩子的面了！」

黃秀英起初還不知道杯裏盛着的是什麼東西，及至仔細看清了，止不住流下淚來道：

「你就是見不到我的面，也何至於要這短見！」

「你那裏知道，我現在已經失了業，又見你不着，想想我在世上連一些生趣都沒有，怎麼會不灰心想自殺！」

黃秀英聽林時蔭說他已失了業，不禁驚呼了一聲道：

「啊！那可怎麼是好！我這一趟出來，是決定不預備再回去的了，現在你又失了業，我們以後的生活怎麼維持呢？」

一直在旁邊沉默着的謝仲遠，這時似乎有些忍耐不住了，他先把黃秀英託他代帶的那筆工資取出來放在桌上，然後問林時蔭道：

「你們每個月的生活開支需要多少？」

「我們素來用得很省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從不浪費一文錢，夫妻兩個人也沒有多大開支，一月至多二千元是夠了。以前大家有事做，勉強可以維持得過去，現在我失了業，她又跑了出來，收入全無，前途實在有些不堪設想！」林時蔭回答說，他看見謝仲遠還站着，覺得於禮不合，連忙撥了張凳子過去請他坐。

謝仲遠並不坐下，他望着眼前這一對夫婦，義形於色的道：

「你們不必愁，二千元算不得什麼大數目，我個人從家中取的月規錢還要超過這數目好幾倍，你們的家用就由我來貼給你們好了。」

黃秀英感激之極，忍不住叫了起來道：

「哎喲！這怎麼可以！二少爺，你把我救了出來，我已經很感激你，情分用了，怎麼還可以叫你費心，津貼我們的家用！」

林時蔭也說他不能無功受祿。謝仲遠

見他們夫妻倆執意不肯，倒不由得笑了起來道：

「這原是暫時的補助，等你們重新找到了職業，我也可以停止的，你們不肯接受，難道真的就預備餓死嗎？」

他這樣一激，林時蔭夫婦才不再推却了，他們不住的謝了又謝，謝仲遠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搔了搔頭道：

「我要走了，家裏的姪兒沒有乳吃，不知吵成了怎樣一個光景，我得到嫂嫂那裏去，把今晚的事情告訴她，問她怎麼辦。」

說着，他也不等他們回答，點點頭，便跑下樓去了，等到林時蔭夫婦追下去送他，他已跑得無影無蹤。林時蔭不禁感慨地對黃秀英道：

「一業內父親，竟生出兩個絕對不同的兒子來，謝伯達是那樣的可惡，而他却是那樣的可愛，我們如今沒有他幫助，恐怕不免要有生離死別的痛苦了。」

黃秀英不坐聲，她把頭伏在林時蔭懷裏，只是默默地流着感淚的眼淚。

九

這一夜，謝公館破例地顯得擾攘不安，謝仲遠不但放走了黃秀英，還跑到他嫂嫂陳玉芳家裏去，把一切情形告訴了她，氣得她連夜就坐了黃包車趕回家來，

門房邱福見謝仲遠叫了黃秀英出去，却伴了大少奶奶回來，他明白裏面的奧妙，只是怕交謝伯達責備，悄悄纏住了謝仲遠說：

「二少爺，你把那位乳媽送到那裏去了？怎麼不和她一同回來？大少爺知道了，又該罵我了！」

「不要緊，大少爺要是問起她來，你可以都推在我身上，只說是我把她送走的就是了。」謝仲遠故意提高了聲音說，好使大少奶奶聽見。

大少奶奶聽了他們的問答，知道她小叔告訴她的一切果然沒有半點虛假，她這氣可就大了，當下一盆火似的奔進內室，叫起謝伯達來罵道：

「你真是饞嘴貓兒性不改，我在外面聽得人家都說，你和一个舞女打官司，賠了她十多萬元，我還沒有來問你，不料你趁我不在家，又想偷起家裏的奶媽來了，全不想想人家是有夫之婦，名節攸關，怎麼肯從你？現在你把她道走了，孩子沒有乳吃，沒有人領，怎麼辦？」

謝伯達剛被他兄弟推跌了一交，覺得渾身骨頭都隱隱有些痠痛，正躺在床上休養，不提防少奶奶突然回來，平白地被她數說了一頓，並且知道黃秀英已經走了，心裏又是懊喪，又是可惜，不禁把他兄弟恨得牙齦塞地，一心只想報復。

偏偏在這當兒，孩子又醒來了，哭着吵着，要乳吃。大少奶奶把他從後面房裏抱了出來，心上雖然愛憐萬分，但却一籌莫展，只好恨恨的指着謝伯達說：

「你看，孩子哭到這樣，你心上可也覺得難過嗎？現在，你去給他乳吃罷，我不管！」

謝伯達沒奈何，只好勉強抱起孩子來，在房裏走了兩遍，孩子在他手裏，哭吵得更爲厲害了，一面哭，一面兩隻腳還在使勁地踢着，素來沒抱孩子經驗的他，險些兒沒有失手把孩子跌下地去。祇得仍舊把孩子放在床上，搔着頭皮，無計可施。

大少奶奶口裏說不管，但畢竟是自己的骨血，怎忍坐視孩子挨餓哭泣，只好去調了些粥糜來給他吃。幸虧孩子的年紀已在一歲以上，能夠吃粥了，以粥代乳，居然把這一夜對付了過去。

第二天早上，謝伯達照常坐了汽車出去辦公，他挾着一團怒氣，恨恨的盯了正在把大門打開來的邱福一眼。邱福知道事情發作了，不禁嚇得變臉變色的道：

「大少爺，你可不要怪我，我本來不肯放她出去的，無奈二少爺一定要帶她走！」

車子在他說話時已經開出了好遠，謝伯達也就不作理會，他這一趟出來真有一個重大的使命，就是把手裏囤積着的紗布讓出一部份去，收回資金來，重新作別項事業，可是這天當他跑到露天市場裏時就覺得風聲更加不利，只有人賣出，沒有人買進，即使偶然有幾個肯進的人，也都在乘機殺價，把市盤壓得很低。謝伯達看着這情形，心上暗暗着急，依着他的心思，很想不問價錢好歹，趁早賣掉，免擔風險，但他又不能擅自作主，不得已只好仍舊坐了汽車回去和父親商量。

謝惠卿聽了謝伯達的報告，心上顯然也很不安，但他的保守性却比謝伯達重，在商業場中性情也比謝伯達，遠不如風月場中的豪爽，近幾年來物貴幣賤的狀態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條不變的公例，相信貨物在手總比別的什麼好。雖然目前的情形有些不同，但仍舊不能把他心中的成例改變過來，他始終認爲這不過是一時的風頭，而這風頭是會過去的，到那時一定會出現一個新高價，也就憑着這一點信心，使他不願意把手裏的貨色賣掉。

何況別人又都乘機在那裏殺價！他心裏雖然已經拿定不賣的主意，口頭上却不得不問謝伯達：

「到底他們肯出價多少？」

「大概和四月裏的價錢一樣。」

四月裏的價錢，就是不會漲價以前的價錢，謝伯達心裏還是想賣，他他知道他父親的脾氣，恐怕直說了他父親一定不高興，不肯賣，所以只好彎彎曲曲遠兜遠轉的說。

可是謝惠卿已經聽明白了，他的靈敏的頭腦豈是謝伯達所能瞞得住，想到如今若照這價格賣出，那他剛才因爲漲價而增加起來的財產數字又要平白地變成一場空，他的心頭就好像剝去了一塊肉似的疼痛，他忍不住把頭搖得像博浪鼓似的說：

「笑話，要是照四月裏的價錢賣，那我何不在四月裏就賣掉，白白損失這三四個月的利息做什麼？不賣！不賣！一定不賣！」

謝惠卿口裏的「不賣」的聲音越說越響，可是謝伯達心裏的想「賣」的主意

斷然防止敵機盲爆 防空襲好嗎？

純正亞密度

第一 第一

特靈伯爾

製售各 種良藥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也越來越堅決。

「爸，我勸你還是趁早賣掉一些罷，再下去行情恐怕越來越低，萬一不幸謠言竟變成事實，那我們吃虧就更大。」

這在謝伯達原是好意的忠告，可是謝惠卿却忽然動起氣來了。

「你爲什麼老是勸我賣掉？到底安的什麼心，賣掉了又想改作什麼生意？萬一謠言只是謠言，你拿賣掉紗布的錢去改作別的生意沒有賺錢，紗布倒反而漲起價來，那你又怎麼樣？」

謝伯達雖然眼光比他父親敏銳，但他到底不是仙人，沒有預知未來的本領，不能保這個險，他只好說：

「爸，你這樣下去，我相信你總有一天要懊悔的。」

謝惠卿只從鼻孔裏哼了一聲，不說什麼。

謝伯達見他父親不動，也只得罷了，他心上又浮起了他兄弟和他作對的仇恨，覺得這正是在他父親面前進言的機會，於是便惱怒地說道：

「爸，你也該管管教管教兄弟才好呢！他近來不知有什麼事情不如意，常常和家裏人作對，昨晚無緣無故的把我推跌了一交，又把家裏用的乳母送走了，害得小孩子哭吵了一夜，現在還不知道怎樣。」

謝惠卿正把黃秀英當做他未來金屋中的人物看待，如今忽然聽說謝仲遠竟把她送走了，不啻失去了一件至寶，忍不住跳如雷的道：

「這畜生，我知道他是因爲我不肯聽他的話，捐錢給慈善機關，所以纔有心和大家搗蛋。他全不想想，我的錢賺來也是不容易的，現在生活又高，開銷又大，那裏有這許多閒錢來捐給別人？」

謝伯達見他父親惱怒兄弟，索性更進一步的用危詞打動他道：

「爸，你要留心一些，現在社會上常常發生逆倫案，青年人的心理是捉摸不住的，要是把他縱容慣了，說不定他會像徐達泉那樣殺他的哥哥，或者像周欽吉」

謝仲遠聽見他父親喊他，不知道有什麼事，應聲跑了下來。他是個直性人，做事只求自己心之所安，做過了也就忘記，絕對想不到他父親會因此責備他。

謝惠卿對他這小兒子素來沒有好感，這時更因他送走了自己的心上人，口頭上雖不便說什麼，心裏實在恨他到了極點，所以一見了他，便怒容滿面的道：

「畜生！你做得好事，誰叫你無緣無故的把家裏的乳媽送走的？」



(謝仲遠先把五千塊錢交給黃秀英。)

兄弟那樣殺他們的父親哩！」

謝惠卿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一迭連聲的喊着：

「你趕快去叫那畜生來！」

「我去恐怕沒有用，他向來不肯受我的指揮，爸，你要喊他還是自己去喊。」

謝惠卿果然走到客廳後面去，向着樓上喊了兩聲：

「仲遠！仲遠！」

謝仲遠見他父親問起這件事，不由得把手指着在他身邊的哥哥道：

「你去問他，昨夜他喝醉了酒，竟扯住那乳媽要做沒廉恥的事，害得那乳媽哭個不住，我在旁邊看不過去，所以纔不得不把她送走。」

謝惠卿不禁惡狠狠的盯了謝伯達一眼，

手無措，他知道他父親是在和他撻酸，但也不便說什麼。幸而謝惠卿並不責備他，只是罵着謝仲遠。

「畜生，你把乳媽送走了，叫你的姪兒跟什麼人吃乳？現在找一個乳媽很容易，你難道存心想餓死他嗎？」

「乳媽總可以找的，只要有錢，找兩個乳媽有什麼困難，可是女人的名節終却不能隨便讓人家破壞。」謝仲遠冷

冷的說。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謝仲遠冷

· 感流 · 痛經神 · 痛齒 · 痛頭 · 冒感

海 的 克 止 痛 粉

藥房 均售

東亞公司

上海河南路

謝惠卿說他不過，只好恨恨的道：「畜生，總是你的理長，你這樣愛管閒事，我看你總有一天要闖出禍來。」

謝仲遠忍不住哈哈大笑道：

「我把她送回去倒沒有闖禍，不把她送回去纔要闖出禍子來呢！你們大概還不知道，我把她送回去以前，他丈夫正在預備自殺，要是我們遲到一步，又有一條性命要斷送了，這源禍始，我們家裏也是脫不掉干係的。」

他這番話並不會使謝惠卿和謝伯達震動，因為窮人的性命根本就不在他們眼內，他們只是爲失去了那位苗條多姿的乳母黃秀英覺得可惜。謝惠卿還癡心妄想找她回來，他對謝仲遠吩咐道：

「你既然能夠把她送回去，我現在就着落在你身上重新把她叫回來。」

「爲什麼還要叫她回來？難道不好另找一個乳媽嗎？她也是有志氣的人，已經出去去了，不見得肯再回來。」

謝惠卿氣得把手連連拍着桌子道：

「畜生，你只會生事，不會了事，要你在這裏做什麼，你給我滾！滾！」

謝仲遠也不禁氣憤起來，他是個熱血青年，看不慣他父親倒行逆施的態度，當下便也氣昂昂的說道：

「要我走就走，算得了什麼！我也不願意再在這黑暗的家庭裏住下去了！你們都只知道損人利己，我且看你們到底會有什麼好結果。」

謝惠卿氣極，只是喊着「滾出去！滾出去！」謝伯達袖手旁觀，並沒有一句話解勸，顯見他對他兄弟已經恨之入骨，巴不得他父親能夠把他兄弟趕出好拔

去一個眼中釘。謝仲遠也沒有什麼留戀，他草草回房去收拾了一下，把剩餘的月規錢和幾本需要溫習的課本帶在身邊，便預備離家了。

謝惠卿心裏雖然恨這小兒子，但見他真的要走，畢竟父子天性攸關，倒又覺得有些不忍起來，連忙攔住他道：

「慢着，你打算到那裏去？」

可是謝仲遠却頭也不回的走了。他是青年，有一般青年顧前不顧後的通病，出來時是挾着一團氣憤，只想脫離此黑暗的家庭，但到走了一段路，他却又不免躊躇起來了，到底往什麼地方去呢？學校裏在放暑假，還沒有開學，即使開了學，他是走讀生，也不能留宿在校內，親戚家裏他又不願意去，並且在這生活高昂時期，也不見得有人肯留他住。

他想想去，覺得還是到黃秀英家裏去，雖然他們住的地方很狹小，未必能容留他，但他滿腔積鬱需要在他們面前傾訴一番，還有，他本來答應他們把他的月規錢津貼他們的生活費用，現在他脫離了家庭，月規錢不用說也跟着取消了，在勢也不能不去通知他們一聲，並和他們的量一個辦法，於是他便開始向黃秀英家裏走去。

黃秀英和林時蔭久別重逢，彼此又都經過了一番磨折，情感較前更親密了一層，並且仗着有謝仲遠的津貼，暫時可以無須憂慮生活，愁眉不由得放寬了。這時正幸福地坐在一起，互相談着謝仲遠熱心仗義的可佩，不提防謝仲遠竟突然闖了來。這出乎意外

的造訪，使得他們都驚奇地立起身來。

謝仲遠也顧不得他們驚奇，劈頭就把這新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們：

「我已脫離家庭了！」

他這話引起眼前這一對夫妻深深的不安，黃秀英首先抱歉地說道：

「二少爺，這即是我不好，爲了我的事使得你們家庭不和，叫我怎麼對得住你！」

「這倒沒有什麼，不過我本來答應你們的生活費暫時由我津貼，現在我脫離了家庭，連自身都還沒有安頓的地方，這句諾言是無法實現了，可怎麼是好！」

黃秀英和林時蔭面面相覷，好半晌做聲不得，他們都覺得自己的命太苦，以致不能接受別人的好意，還要帶累別人。良久，林時蔭纔歎息了一聲道：

「那也只好認命，本來我們也覺得不該無功受祿，現在準定仍舊各人去找事做好了。不過你幫了我們的忙，反而弄得自身沒有安頓的地方，叫我們怎麼對得起你，要是不嫌地方小，就請你住在我們這裏如何？」

黃秀英也請謝仲遠住在他們家裏，謝仲遠看了看周圍，不禁笑了起來道：

「你們這樣小的房間，自己住都嫌狹窄，怎麼還能添一個人進來？我要是住在這裏，即叫你們住到什麼地方去？」

「不要緊，你們兩人可以睡一舖，我和孩子打地舖就是了。」黃秀英毫不躊躇的安插着說。

謝仲遠見他們夫妻挽留的意思很是懇切，想到自己一時也無處可去，便也答應了下來。他取出身邊帶來的錢，點了點數，還有五千多元，便帶笑說道：

「要是抱着得過且過的念頭，這一筆錢倒還夠大家用兩三個月，我現在就都交代給你們吧，我自己只要拿幾個零用錢就夠了。」

說着，他便把整數五千元都交給了黃秀英，黃秀英推辭着道：

「二少爺，你自己收着好了，我要用時可以向你拿的。」

「不，我的脾氣就是不善理財，錢放在我手頭用起來很快，這樣對大家都沒有益處，還是交給你管理的好。」

(待續)

純正化學製劑

內用藥片

新阿斯拔爾撒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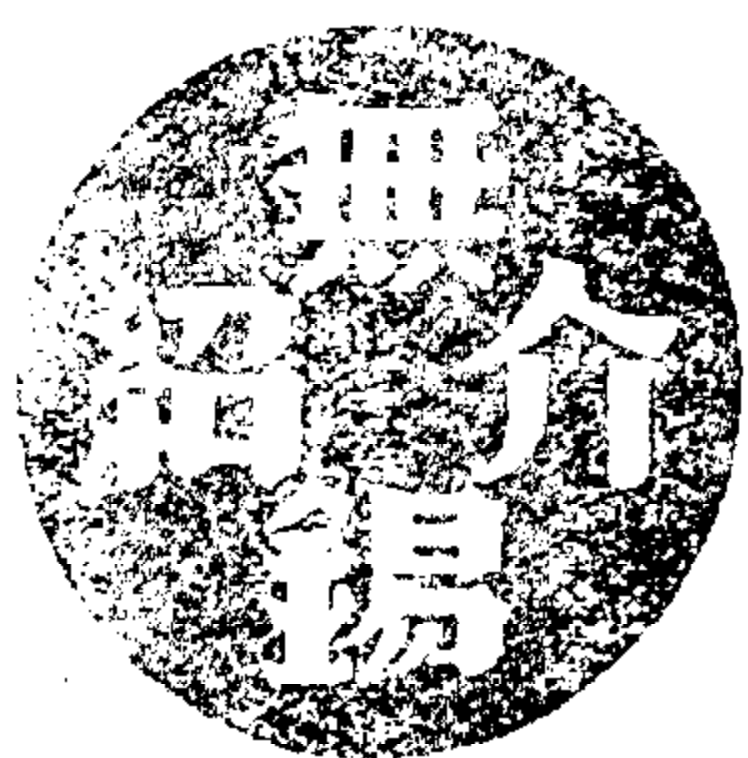
梅毒

見効神速

瘧疾 阿苗巴痢疾 安全可靠

萬有製藥公司

電話三三三七



關於工業 都市的無錫 州、杭州那 樣的幽雅， 也沒有像南 京、北京那 名城之稱。

來，由於工業、經濟以及文化各方面都 有相當發展的關係，所以被人們稱它爲 小上海了。無錫最特殊的要算是蠶絲業 了。該地的蠶絲業於華中各中心地是負 有盛名的，所以在中日事變以前，蔣介 石已將無錫調爲純粹中國人的工業區； 並於該地建設了許多紡織、蠶絲、製油 及製粉等工廠，規模是相當宏大的。 不過那時的無錫，它的工業技術，雖然 都自日本採取而來，而事實上却處處 在與日本對抗着，這是最使我們感到遺 憾的事。但是現在的無錫，已將過去的 惡習完全剷除一新了，且於國民政府治 下活潑的躍進奮發起來了。

這號稱爲小上海，江南有名的工業地 帶。無錫的位置是在江南三角地帶的 一平原。在它西南方八公里處，有奔遠 近而名的太湖；在西方三公里有奔錫山 嶺、惠山的小山峯並連着任由地帶向其遙 對着。無錫城內外以及週邊的平原地 帶到處是橫着無數的小河流，因此無錫 的性質也帶着許多。 在平原地帶有着米麥的出產，實也可 稱爲江南的穀倉中心地之一了。關於這 些農產物，紡織及其他工業資材，製 品內運輸，皆是賴於這些縱橫無錫週邊 內外的小河流來運輸的。這乃是無錫的

特點之處。

無錫人口的統計，雖無正確的資料做 爲根據，但據最近的調查，無錫城市區 的人口共有二十七萬二千六百五十五人 。計男十四萬七千六百二十人，女十二 萬五千零三十五人。但據說尚有依靠着 小河流上運輸爲職業，而過着水上生活 的人民，大約也有七萬人之數。此外尚 有流動於城內外之間而無戶口者也有一 萬名左右。所以如照上面的調查看來， 無錫竟是一擁有三十萬人口的大都市了 ！

無錫的發源時代，遠於漢高祖時代開 始。而在明帝嘉靖時代（二百年前），爲 了防備倭寇的侵略而建築了無錫城。在 無錫城的西南附近，有着風光明媚的太 湖，我們如站在太湖邊岸，就可看到秀 麗與錫山相似的名草山脈，那風景幽 美，真可稱爲山明水秀的世外桃源了！ 無錫的名地古蹟本有不少，但在漢平 戰亂之時，已全被破壞殆盡，現所剩餘 的大部分只有太湖畔及惠山地區，但也 所剩無幾矣！而在鄉村間的古蹟，可說 已是盡毀無遺了。現將餘存的幾處主要 名地介紹於後：

梅園——梅園與無錫車站相距約十公 里，爲民國元年時號稱爲麵粉大王前榮 德生兄弟所建造。該園週圍約有五千畝 大小，園內栽植着約五千株左右的梅樹 ，並於園內的山頂上建造了一「念敬塔 」。此塔上，可看到太湖全部的鳥瞰 圖，真使人有遊於水上樂園之感。 錦園——離無錫車站約十公里處，民 國十六年爲王禹卿以精巧的人工於園內 建造了長廊、亭、館等，因而被天下的好 遊之士稱頌爲遊山玩水的好去處。但 於這次事變之時，由於戰禍的摧毀，而 將昔日的美觀完全喪失殆盡了！現與梅

園，錦園同樣的成爲日本人士遊樂之地

了。惠山——又名龍山，其山勢如龍， 形如龍，故稱龍山。其山頂有惠山寺， 寺內有龍潭，潭水清澈，可供飲用。 沿山麓而上，可至龍潭，潭水清澈， 可供飲用。沿山麓而上，可至龍潭，潭 水清澈，可供飲用。沿山麓而上，可至 龍潭，潭水清澈，可供飲用。沿山麓而 上，可至龍潭，潭水清澈，可供飲用。

因事變時，惠山寺、龍潭寺等古蹟， 均被破壞殆盡。現所剩餘的，只有惠 山寺、龍潭寺等古蹟。現所剩餘的， 只有惠山寺、龍潭寺等古蹟。現所剩餘 的，只有惠山寺、龍潭寺等古蹟。現所 剩餘的，只有惠山寺、龍潭寺等古蹟。

華中鐵路，內河汽船，華中運輸等各 公司的支店及出張所。現在尚在工 作中的各工廠有日本紡織，上海紡織， 華中製粉三大工廠。商業方面有着三井 ，三菱，大丸以及其他有力的合法公司 的支店，出張所等，總共不下四十家左 右。農村方面，本年麥已收穫，每畝約 收一石餘，稻則各村大多歉收，田地大 多屬於地主，自耕農甚少，半自耕農亦 不多見，田賦則由地主負擔，收穫分配 定者，尚無越出合理範圍外之舉，以是地 主與佃戶間磨擦不大，惟鄉間尚頗頻繁 象，均感不勢應付之苦，農民兼營蠶 蠶及家有織布機一二架從事織布者亦不乏 人，但以呻吟於種種困難之下，所得並 不甚佳，治安情形則在城區二十里以外 即無法確保，不久以前，聞有該地警察 局長彭某在距城區不過三十里之張溇 橋被新四軍所害，地方治安不佳，可見 一斑。

新井洋行無錫支店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無錫出張所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無錫出張所

株式會社大丸無錫出張所

株式會社東洋棉花無錫出張所

華友製粉公司無錫工場

隆昌洋行

大東亞戰爭三週年特輯 (介紹一)

生精強身返老還童，滋陰養情健美調經，賀爾蒙綜合劑之明星出現矣！

鹽元新發賣

糖衣片

蒙爾賀爾蒙

男女用



△近來物價狂漲，漫無止境，如不趕快設法抑平，大之足妨害國計，小之亦足以影響治安。錢翔乙先生的「抑平物價芻議」一文，對於解決物價問題，舉出治本與治標的具體方案，剖述頗為詳盡，確可供有關當局參考。

△世界現代的國家，莫不設置民意機關，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中國如欲立國於世界，實有設置民意機關的必要。沈志遠先生的「為反對民意機關者進一解」一文，對於中國設置民意機關的必要，闡述甚詳，實可供當局及關心設置民意機關者的參考。

△食人肉的習俗，在中國古時就有，這種習俗雖有種種原因，但最大的原因，乃是由於飢饉而生命受到威脅之時。內山先生在百忙中特為本刊撰述「食人肉的習俗」一文，其見解之透澈，及其瞭解中國之深刻，實令人欽佩。

△危月燕先生的「部會的一角」中篇小說，準在下期刊畢。希讀者予以批評，撰稿見賜，這是本刊十分歡迎的。

△本刊近蒙予且先生特撰一篇小說，準於新年號起連載，特此預告，請讀者注意。凡關於檢討現實問題之論文，本刊至為歡迎，稿酬從豐，惟字數限於四千字以內，務請內作家予以協助，實深企盼。

△際此非常時期，臧否人物，殊非易事。在周先生隨筆一則「清高不易」中，略據史事與現實，闡明當今喪亂之世，論人之道，不宜過苛，應該略跡原心，祇須心無忤於天地，便不必問他與否同流合污。這種說法頗為中肯。

文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
每册定價三十五元 (郵費在內)

上海郵政管理局特准登記
第四三三八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雜誌聯合會第四號會員
編輯印刷 鄭 吾 山
及發行人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三號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號
經售所 全國每日新聞販賣店
及各地中日大書局

本 刊 價 目	內 在 郵 費
每月 (二册) 七十元	
半年 (三册) 三百元	
全年 (三册) 八百元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三九號電話三三三三
或威海衛路三三三號電話三三三三

振華

振華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樓二〇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